

資治通鑑

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陳紀五 起玄默執徐盡開 光奉 勅編集

高宗宣皇帝上之下

太建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中書監王勵為右僕射 己巳齊主祀南郊 庚午上享太廟 辛未齊主贈琅邪王儼為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又以儼妃李氏為楚帝后 二月癸酉周遣大將軍昌城公深聘於突厥司賓李除小賓部賀遂禮聘於齊深護之子也 己卯齊以衛喜陞為太尉 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為尚書左僕射 乙酉封皇子叔卿為建安王 庚寅齊以尚書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初胡太后既幽於北宮珽欲以陸令萱為太后為令萱言魏保太后故事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自女媧以來未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國寶由是得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負其威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

有變公空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頤之壽受旦夔之美子孫常為藩屏不然非復所親沈吟久之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儀別參寡人也自是疎之衛公直帝之母弟也深昵於護及沌口之敗坐免官由是怨護勸帝誅之冀得其位帝乃密與直及右官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內史下大夫太原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神舉顯和之子孝伯安化公深之子也帝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太后賜護坐帝立侍於旁丙辰護自同州還長安帝御文安殿見之因引護入舍仁殿謁太后且謂之曰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允今入朝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酒誥未畢帝以玉班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帝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衛公直匿於戶內羅出斬之時神舉等皆在外更無知者帝召官伯長孫覽等告以護已誅令收護子柱國譚公會大將軍莒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其弟乾基乾光乾尉乾祖乾威并柱國北地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表傑騰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覽稚之孫也初護既殺趙貴等諸將多不自安侯龍恩為護所親其從弟開府儀同三司植謂龍恩曰主上春秋既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所誅戮以自立威

權豈唯社稷有累外之危恐吾宗亦緣此而敗兄安得
 知而不言龍恩不能從植又承閒言於護曰公以骨肉
 之親當社稷之寄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
 護曰我誓以身報國卿豈謂吾有佗志邪又聞其先與
 龍恩言陰忌之植以憂卒及護敗龍恩兄弟皆死高祖以
 植為忠特免其子孫大司馬兼小宰雍州牧齊公憲
 素為護所親任賞罰之際皆得參預權勢頗盛護欲有
 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
 而暢之帝亦察其心及護死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慰
 勉之使詣護第收兵符及諸文籍衛公直素已憲固請
 誅之帝不許護母子訓為蒲州刺史是夜帝遣柱國越
 公盛乘傳徵訓至同州賜死昌城公深使突厥未還遣
 開府儀同三司宇文德齋爾書就殺之護長史代郡此
 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丁巳大赦改
 元以宇文孝伯為車騎大將軍與王軌並加開府儀同
 三司初孝伯與帝同日生太祖愛之養於第中幼與帝
 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孝伯講習舊經故
 護弗之疑也以為右侍上士出入卧内預聞機務孝伯
 為人沈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使帝聞之帝
 閱護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謀者皆坐誅唯得度季
 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空返政歸權帝賜季才粟三
 百石帛二百段遷太中大夫癸亥以尉遲迥為太師柱

國寶藏為大傳李穆為大保齊公憲為大宰衛公直
 為大司徒陸通為大司馬柱國辛威為大司寇趙公招
 為大司空時帝始親覽朝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
 借齊公憲雖遷家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
 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
 習生常患者謂慶應如是豈有年三十天子而可為人
 所制乎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謂天子耳卿雖
 陪侍齊公不得遠同為臣欲死於所事空輔以正道勸
 以義方輔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
 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風心公寧子不知但營墨盡
 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衛公直性浮詭貪很意望大宰宰
 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帝揣知其意
 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為大司徒
 夏四月周遣工部成公建小禮部辛彦之陳於齊
 庚寅周追尊昭陽公為孝閔皇帝 癸巳周立皇子魯
 公賈為太子大赦 五月癸卯王勵卒 齊尚書右僕
 射祖斑勢傾朝野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惡之遙見輒
 罵曰多事乞索小人欲行何計又嘗謂諸將曰邊境消
 息兵馬處分趙令恒與吾輩參論旨令掌機密以求全
 不與吾輩語正恐誤國家事耳光嘗在朝堂垂簾坐班
 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小人乃敢爾後班在內省言
 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班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

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
提婆求聖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於朝
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敵今
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
班因而閒之光弟羨為都督幽州刺史行臺尚書令亦
善治兵士馬精彊鄧侯嚴整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
長子武都為開府儀同三司梁充二州刺史光雖貴極
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
每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或有表疏令人執筆
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倣其父金之灑營舍未定終不
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士卒有罪
唯大杖搗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自結髮從軍未
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謗言
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柵木
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班因
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
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班班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班
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
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
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
也帝以問薛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班又見帝請
閒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以為

無此理班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而
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言是也然猶未決會
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
兵逼帝城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數僮子數
每遣使往豐樂武都所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
測帝遂信之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靈我前疑其欲反
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班告之欲召光
恐其不從命班請遣使賜以駿馬語云明日將遊東山
王可乘此同行光必入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六月戊
辰光入至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
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以弓弦罾其頸
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劉之迹終不滅於是下詔捕其謀
反并殺其子開府儀同三司世雄儀同三司恒伽祖班
使二千石郎邢信簿錄光家班於都省問所得物祖
信曰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稍二班厲聲曰更得
何物曰得棗杖二十束擬效僕與入闕者不問曲直即杖
之一百班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室為
雪及出人尤其執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
餘生齊主遣使就州斬斛律武都又遣中領軍賀拔伏
恩乘驛捕斛律羨仍以洛州行臺僕射中山獨孤永業
代羨與大將軍鮮于桃枝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
幽州門者白使人袁甲馬有汗室開城門羨曰敕使豈

可疑拒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初羨常以盛滿為懼表
 解所職不許臨刑數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
 當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世達世遷世辨
 世酋皆死周至聞光死為之大赦祖班與侍中高元海
 共執齊政元海妻陸令萱之甥也元海數以令萱密語
 告班班求為領軍齊主許之元海密言於帝曰孝徵漢
 人兩目又盲豈可為領軍因言班與廣寧王孝珩交結
 由是中止班求見自辨且言臣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請
 臣帝弱顏不能諱以實告之班因言元海與司農卿尹
 子華等結為朋黨又以元海所泄密語告令萱令萱怒
 出元海為鄭州刺史子華等皆被黜班自是專主機衡
 摠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帝常令中要人
 扶持出入直至永巷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
 臣莫比 秋七月遣使如周 八月庚午齊廢皇后斛
 律氏為庶人以任城王浩為右丞相馮翊王潤為太尉
 蘭陵王長恭為大司徒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
 延宗為大司徒 齊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 辛未周
 使司城中大夫杜杲來聘上謂之曰若以合從圖齊空
 以樊鄧見與對曰合從圖齊豈齊邑之利必須城鎮空
 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 初齊胡太后
 自愧失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長仁之女置宮中
 今帝見之帝果悅納為昭儀又斛律右廢陸令萱欲立

魯夫人太后欲立胡昭儀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
 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亦以胡昭儀寵幸方隆不得已與
 祖班白帝立之戊子立皇后胡氏 己丑齊以此平王
 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
 右僕射 癸巳齊王如晉陽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辛亥大赦 冬十月庚午周詔江陵所虜免官口者
 悉免為民 辛未周遣小匠師楊騶等來聘 周經德
 公陸通卒 乙酉上享太廟 齊陸令萱欲立穆昭儀
 為皇后每私謂齊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
 者乎胡后有寵於帝不可離間令萱乃使人行厭蠱之
 術旬朔之間胡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帝漸畏而惡之
 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別造寶帳爰
 及枕席器玩莫非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帝曰有一聖
 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令萱乃曰如此人不作皇
 后遣何物人作帝納其言甲午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
 氏為左皇后 十一月庚戌周主行如羌橋集長安以
 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乙卯還宮以趙公招為大
 司馬 壬申周主如斜谷集長安以西諸軍都督以上
 頒賜有差丙戌還宮 庚寅周主遊道會死以上善殿
 壯麗焚之 十二月辛巳周主祀南郊 齊胡后之立
 非陸令萱意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
 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

語太家云太后行多非灑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遂還家辛丑廢胡后為庶人然齊主猶思之每致物以通意自是令宣與其子侍中穆提婆勢傾內外齊官帶戴徽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宣則自太后以下甘受其指麾提婆則唐豈之徒皆重迹辱氣殺生與奪唯意所欲 乙巳周以柱國田弘為大司空

乙卯周主享太廟 是歲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尔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薄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親歲給繒絮錦練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於貧阿史那后無寵於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窈窕言於帝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勇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帝深納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右僕射 戊寅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錄尚書事摠知外兵及內省機密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竊國言民日月滋甚長鸞為弟萬歲子竇行竇信並開府儀同三司萬歲仍兼侍中竇行竇信皆尚公主每羣臣且參帝常先引長鸞顧問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有急事皆附長鸞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尤疾士人朝夕宴私唯事諧詠常帶力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敵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每罵云漢狗大不可耐唯須殺之 庚辰齊遣崔象來聘 辛巳上祀南郊甲午享太廟二月辛丑祀明堂 乙巳齊立右皇后穆氏為皇后穆后母名輕霄本穆氏之婢也面有黥字后既以陸令萱為母穆提婆為父家號令萱曰太姬太姬者齊皇后母號也視一品班在長公主上由是不復問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后太姬使禁掌之竟不得見齊主頗好文學丙午祖瑗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謂之待詔以中書侍郎博陵李德林黃門侍郎琅邪顏之推同判館事又命共撰修文殿御覽 甲寅周太子贊巡省西土 乙卯齊以北平王堅錄尚書事 丁巳齊主如晉陽 壬戌周遣司會侯莫陳軌等聘於齊 庚辰齊主還鄴 三月己卯周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周主詔曰在德不在瑞 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眾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尚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天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尚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

齊明徹出素郡都督黃濼出歷陽 夏四月己亥周
 主事太廟 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
 峴破之 戊申齊以蘭陵王長恭為大保南陽王綽為
 大司馬安德王延宗為大尉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
 同三司安陽王趙彥深為司空 齊人於秦郡置秦州
 州別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為柵於水中辛亥吳明徹
 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文季靈洗之
 子也齊人議御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
 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
 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
 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
 陽庚申黃濼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
 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
 賊張遂至於此弟往為秦涇刺史悉江淮閒情事今
 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
 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
 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
 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
 死力兼今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
 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
 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弟
 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

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
 子也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
 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
 初見禮當雩祭非其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
 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齊師選
 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
 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于呂梁
 將戰雲明徹謂巴山大守蕭摩訶曰若殲此胡則彼軍奪
 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
 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
 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發弓未發
 摩訶遙擲銳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
 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長孫洪略
 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
 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
 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即使之赴壽陽召募以
 拒陳師復以盧潛為揚州道行臺上書昂子南譙太守
 徐攸克石梁城五月己巳凡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
 戌徐攸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黃濼戰後之則又拒
 守濼戰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合
 肥望旗請降濼戰復登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
 丁丑周以柱國庾莫陳瓊為太宗伯梁陽公司馬消難

爲大司寇江陵惣管陸騰爲大司空瓊學之弟也 已
卯齊北高唐郡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靈甄旻鎮歷
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
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譙
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暨二城降帝以秦郡吳明
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人
榮之 齊自和士開用事以來政體隳紊及祖珽執政
頗收舉才望內外稱羨珽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官
號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爲政治之
方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
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
望因此并坐及令萱猶恐齊主溺於近習欲引石黨爲
援乃請以胡后兄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
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令萱聞而懷怒百方排
毀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
胡后之廢頗亦由此釋王子冲不問珽日以益疎諸宦
者更其譖之帝以問陸令萱令萱憫嘿不對三問乃下
牀拜曰老婢應死老婢始聞和士開言孝徵多才博學
意謂善人故舉之比來觀之大是殺臣人寔難知老婢
應死帝令韓長鸞檢案長鸞爲素惡珽得其計出救受賜
等十餘事帝以嘗與之重誓言故不殺解珽侍中僕射出
爲比徐州刺史珽求見帝長鸞不許遣人推出栢閣珽

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癸巳齊以領軍穆提婆爲
尚書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孝言韶之
弟也初祖珽執政引孝言爲助除吏部尚書孝言凡所
進權非賄則舊求仕者或於廣會膝行跪伏公自陳請
孝言氣色揚揚以爲己任隨事酬許將作丞崔成忽於
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
辭以應唯厲色遣下而已既而與韓長鸞等共構祖珽
逐而代之 齊蘭陵武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邳山之捷
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齊主忌之及代
段韶督諸軍攻定陽頗務聚斂其所親尉相願問之曰
王受朝寄何得如此長恭未應相願曰豈非以邳山之
捷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即當用此
爲罪無乃避禍而更速之乎長恭涕泣前膝問計相願
曰王前既有功今復告捷聲威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
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歎曰
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瘳齊主遣使酖殺
之 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瀘口城乙巳任忠克
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沐陽郡並弃城走 壬子周皇孫
衍生 齊主遊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高阿那肱
爲司徒 癸丑程文季攻齊涇州拔之乙卯宣毅司馬
湛佗克新蔡城 丙辰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王紘聘於
周 癸亥黃靈甄克合州吳明徹進攻仁州甲子克之

洽明堂 秋七月戊辰齊遣尚書左丞陸焉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嶺遇西陽太守汝南周旻旻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奔城走周旻克巴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殺其戍主以城降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吳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敬恭等克曹州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陽太守沈善應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蔡子城 壬午周太子寶納妃楊氏妃大將軍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王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巨忝官官實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且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職顯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帝曰正人豈復過卿於是以前遲遲為右宮正遲遲之弟子也帝嘗問萬年縣丞南陽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帝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皆稱太子聰明睿智唯運所言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

相之則霸賢紹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官官以輔之仍擢運為京兆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癸未沈君理卒 壬辰晦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 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 齊國子祭酒張雖以經授齊主為侍讀帝甚重之雖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雖為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奏度支事大為帝所委信常呼博士雖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欲立功以報恩論議抑揚無所回避省官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譏切寵要獻替惟懼帝亦深倚仗之雖遂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陰謀陷之尚書左丞封孝琰隆之弟子也與侍中崔季舒皆為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張難議以為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之信使往往還須臾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為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若深唐邑改孝言等意有異同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撓罪尋聲云諫幸并州其實未必不可加誅戮乎丑齊主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雖孝琰及散騎常侍劉安黃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家屬皆自提北邊婦女配奚官幼

男下蠶室沒入貨產癸卯遂如晉陽 吳明徹攻壽陽
堰肥水以灌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
僕射琅邪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
前也於淮口救使魯從之然始度淮眾數十萬去壽陽
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料
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
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回疾攻一鼓拔之
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左
丞李駒駘送建康景和北道盡收其駟馬輜重琳體貌
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政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
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
齊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
中見者皆歎歎不能仰視爭為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
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哭者聲如雷
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田夫野老知
與不知聞者莫不流涕齊種提密韓長鸞簡壽陽陷提
提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
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共贊
和之帝即大喜酣飲鼓舞仍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丁
未齊遣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遣兵援蒼陵
又破之齊主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除尚書令丙辰

詔以壽陽復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以明徹為都督豫
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澤
風就壽陽冊命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旌鼓戈甲
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榮之上置酒舉杯屬徐
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以黃澤
軒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陀克齊昌城十一
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枝克朐山城辛巳
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攻濟南徐州克之以廣達
為北徐州刺史鎮其地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
其州城祖瑛命不閉城門禁之不得出衢路城中寂然
反者不測其故疑人走城空不設備瑛忽令鼓譟震天
反者皆驚走既而復結陳向城瑛令錄事參軍王君植
將兵拒之自乘馬臨陳左右射反者先聞其言謂其必
不能出忽見之大驚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瑛且
戰且守十餘日反者竟散走詔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
更梁驃騎將軍曹參軍朱瑒致書徐陵求其首曰竊以典
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
梁敬建寧公琳當離亂之辰摠方伯之任天厭梁德尚
思匡繼徒臨包胥之志終違甚弘之責至使身沒九泉
頭行千里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
橫之葬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
悲田之客陵為之落上十二月壬辰朔并熊曇朗等首

皆還其親屬瑒瑒璆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
 賜開道查齊別議迎葬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五人密
 送其柩於鄴齊贈琳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謚曰忠
 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 癸巳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
 武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
 乙未譙滅降 乙巳立皇子叔明為空都王叔獻為
 河東王 壬午任忠克霍州詔徵安州刺史周昞入朝
 初梁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仍舊任及昞入朝龍
 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景安將兵
 應之詔以昞為江北大都督總眾軍以討龍升斬之
 景安退走盡復江北之地 是歲突厥求昏于齊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周齊公憲等七人進爵為王 己
 巳周主享太廟乙亥耕籍田 壬午上享太廟甲申廣
 陵金城降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乙未齊主還鄴
 丁酉周紀國公賢等六人進爵為王 辛亥上耕籍
 田 齊朔州行臺南宮王思好本高氏養子號勇得邊
 鎮人心齊主使嬖臣斫骨光弁至州光弁不禮於思好
 思好怒遂反云欲入除君側之惡進軍至陽曲自號大
 丞相武衛將軍趙海在晉陽掌兵羣將不暇奏矯詔發
 兵拒之帝聞變使尚書令唐邕等馳之晉陽辛丑帝勒
 兵繼進未至思好軍敗投水死其麾下二千人劉桃枝
 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先是有人告思好謀

反韓長鸞為弟適思好子奏言是人誣告貴臣不殺無以
 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告者弟伏訴闕下求贈官長鸞
 不為通丁未齊主還鄴甲寅以唐邕為錄尚書事 乙
 卯周主如雲陽宮 丙辰周大赦 庚申周叱奴太后
 有疾三月辛酉周主還長安癸酉太后殂帝居倚廬朝
 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命太子摠釐庶政衛
 王直濟齊王憲於帝曰憲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帝曰吾
 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祖括髮汝當愧之
 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特承慈愛但當自勉無論它
 人 夏四月乙卯齊遣侍中薛孤康買帛於周且會葬
 初齊世祖為胡后造珠襪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
 至是齊主復為穆后營之使商胡齋錦練三萬與甲使
 借往市珠周人不與齊主竟自造之及穆后愛衰其侍
 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與齊主坐則同席出則並馬
 誓同生死 五月庚申周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周主
 既行至陵所辛酉詔曰三年之喪幸於天子但軍國務
 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苦虛芝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百僚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卒
 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庚午齊大赦 齊
 人恐陳師渡淮使皮景和屯西兗州以備之 丙子周
 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
 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六月壬辰周弘正卒

壬子周更鑄五行大布錢。當十與布泉並行。戊午周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秋七月庚申周主如雲陽以右宮正尉遲運兼司武與薛公長孫覽輔太子守長安初帝取衛王直第為東宮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如意者未取廢賊岷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子孫多此無乃褊小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子孫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對眾撻之直積怨憤因帝在外遂作亂之酉帥其黨襲肅章門長孫覽懼奔詣帝所尉遲運偶在門中直兵奄至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不得入縱火焚門運忍火盡直黨得進取宮中材木及牀榻以益火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帥留守兵因其退而擊之直大敗帥百餘騎奔荊州戊子帝還長安八月辛卯擒直廢為庶人囚於別宮尋殺之以尉遲運為大將軍賜資甚厚丙申周主復如雲陽 癸丑齊主如晉陽 甲辰齊以高勳為尚書右僕射 九月庚申周主如同州 冬十月丙申周遣衛正弘農楊尚希禮部盧愷來聘愷柔之子也 甲寅周主如蒲州丙辰如同州十一月甲戌還長安 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為吏部尚書瑒冲之子也時新獲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鑿精敏不受請註事無凝滯人皆悅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屢諷有司求為三公奐

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族因以白帝帝曰始興亦如聖旨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為孫盧嘗出行見婦人抱兒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以兒血塗婦人縱狗使食之常去我學文宣伯之為人齊主聞之鎖詣行在至而省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蠟於器置俎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蠟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究轉帝與綽臨觀喜愛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大有寵拜大將軍朝之同戲韓長孺疾之其歲出為齊州刺史將發使人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濫不可赦帝不忍明誅使寵胡何猥薩與之手搏盪而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起游梁始治盡系 光奉 勅編集

高宗宣皇帝中之上

太建七年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癸酉周主如同州

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 齊主還鄴 辛巳上

祀北郊 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戊申樊毅克下邳

高橋等六城 齊主言語澁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

既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雖三公令錄奏事莫得

仰視皆略陳大指驚走而出承世祖者泰之餘以為帝

王當然後言皆寶衣玉食一榻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

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

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

晉陽西山為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每有災異

寇盜不自取掠唯多設齋以為脩德好自彈琵琶為無

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

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又

寫魏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攻之帝自帥內參拒關龍

任陸令管糧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官官

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宦官胡兒歌舞人見
鬼人官奴婢等溢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
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領軍一時至二十人侍中
中常侍數十人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
關雞號開府皆食其幹祿諸嬖幸朝夕娯侍左右一戲
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二三郡或六七縣
使之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競為貪
縱賦繁役重民不聊生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備併
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
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
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章孝寬上疏陳三策其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閒隙不因
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
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之餘盡猶
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
力窮離敵有隙豈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
兼與陳氏共為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
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
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
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
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
為後圖未即大舉空與陳人分其兵勢三焉以北萬春

超居顯位官由財進獄以賄成親為效詔蠹政害民舊

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爵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善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三可待然後棄閉電掃事畢推枯其三曰昔勾踐亡矣尚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導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釐而動斯乃長策遠取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黷蕩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護口上下離心道路以自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衡聘於齊以觀釐丙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甲午上享太廟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庚子齊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左僕射甲戌齊主如晉陽秋七月丙戌周主如雲陽宮大將軍楊堅娶相奇偉儀伯下大夫長安來和嘗謂堅曰公眼如瞻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周主持堅素厚齊主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

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亦疑之以問來和和詭對曰隨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陳無不破丁卯周主還長安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諒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駟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榮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周昌公侯莫陳崇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眾二萬趨黎陽隨公楊堅廣盛入薛尚將州師二萬自滑入河梁公侯莫陳芮帥眾二萬守太行道申公李穆帥眾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子翼帥眾二萬出陳汝誼盟之兄孫震武之子也周主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氏建國於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之出師要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悉如臣所見出於汾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民部中大夫天水趙暉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我疆齊弱我治齊亂何憂不克但先帝往日隻出洛陽彼既有備每用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洛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宏泉之弟也壬午周主帥眾六萬直指河陰楊素請帥其父麾下先驅周主許之八月癸卯周遣使

來聘 周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丁未周主
 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拔武濟進圍洛口拔東西二
 城縱火船焚浮橋橋絕齊永橋大都督大安傳伏自永
 橋夜入中潭城周人既克南城圍中潭二旬不下洛州
 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自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
 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而憚之九月齊右
 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將兵拒周師至河陽會周主有
 疾辛酉夜引兵還水軍焚其舟艦傳伏謂行臺乞伏貴
 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
 許齊王憲于冀李穆所向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奔而
 不守唯以王樂城要害今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
 城降齊戊寅周主還長安 庚辰齊以趙彥深為司徒
 斛阿列羅為司空 閏月車騎大將軍吳明徹將兵擊
 齊彭城王辰敗齊兵數萬於呂梁 甲午周主如同州
 冬十月己巳立皇子恣齊為新蔡主叔文為晉熙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以王瑒為尚書左
 僕射太子詹事吳郡陸繡為右僕射 庚午周主還長
 安

八年春正月癸未周主如同州辛卯如河東涑川甲午
 復還同州 甲寅齊大赦 乙卯齊主還鄴 二月辛
 酉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上開府儀同大
 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軍中節度皆委之又太

子仰成而已 齊括雜尸女未數者悉集有隱匿者家
 長坐死 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 三
 月壬寅周主還長安夏四月乙卯復如同州 己未上
 享太廟 尚書左僕射王瑒卒 五月壬辰周主還長
 安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辛亥周主享太廟 初
 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為詹事令管記陸瑜
 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
 綺之寶輔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帝
 帝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
 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
 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
 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
 宜為太子詹事奐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
 詹事前代不疑太子固爭之帝卒以總為詹事總數之
 曾孫也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繡為左僕射帝欲以孔
 奐代繡詔已出太子沮之而止更以晉陵太守王克為
 右僕射頃之總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
 太子亟微行遊樵家上怒免樵官 周利州刺史紀王
 康驕矜無度繕脩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
 殺融丙辰賜康死 丁巳周主如雲陽 庚申齊空陽
 王趙彥深卒彥深廢事東朝常參機近以溫謹者稱既
 卒朝貴典機密者唯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斛律孝卿一

人而已其餘皆孽孽也孝卿差舉之子比於餘人差不
貪穢 秋八月乙卯周主還長安 周太子伐吐谷渾
至伏侯城而還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於太子太子
在軍中多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王軌等言之於周主
周主怒杖太子及譯等仍除譯等名宮臣親幸者咸被
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譯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
下太子悅益昵之譯儼之兄孫也周主遇太子甚嚴每
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不得休息以其嗜
酒禁酒不得至東宮有過輒加撻撻嘗謂之曰古來太
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救東宮官屬錄太
子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太子畏帝威嚴矯情脩飾由是
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
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帝曰皇
太子仁孝無間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可信
陛下怕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
弼對曰皇太子養德養官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
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及覆弼曰此公
之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
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
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空後軌因內
宣上壽將帝頌曰可愛好老公祖恨後嗣弱耳先是帝
問右官伯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

天威更無過矣罷酒帝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
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
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王軌驟言於
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之茹堅貌有反相帝不悅曰
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甚懼深自晦匿帝深
以軌等言為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
不廢 丁卯以司空吳明徹為南兗州刺史 齊主如
晉陽營邯鄲宮 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為淮南王
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傷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
入齊境備見其情披之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
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忍貽後悔前
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
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
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第其巢穴混同文軌諸
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
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
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賈泰廣化公立崇為左
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亮導之子也丙辰齊主獵
於祁連池癸亥還晉陽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廷儀公
直勤敏備將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孽孽而代
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于汾曲遣齊王憲將

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一萬守千里徑鄭公
 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州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
 齊子嶺焉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
 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
 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諡
 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賈嬰城拒
 守相賈相願之兄也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
 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日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
 急庚午行臺丞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
 景嵩率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執帥眾應之未明周
 將北海段文振杖象與數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
 賈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
 賈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
 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
 為難邊鄙小外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
 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王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王
 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
 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鷄柘源伐
 栢為菴以立營椿廣之弟也癸酉齊王分軍萬人向千
 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鷄柘原宇文盛遣
 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盛追擊破之俄而椿告
 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陣至夜不戰會周王召

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栢菴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
 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申成周以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
 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王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
 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開府儀同大將軍宇文
 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
 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
 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眾實為陛下奉耳軍正京兆
 王韶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
 取亂侮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諭周主雖善其
 言竟引軍還忻貴之子也周主留齊王憲為後拒齊師
 追之憲與宇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
 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
 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樓堞皆盡所存之城尋仍而
 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眾皆震懼梁士
 彥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
 齊奮呼聲動地無不當百齊師以却乃令妻妾軍民
 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
 涑川遙為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
 將主乘勢欲入齊王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黷點
 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
 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王恐弩矢及橋乃

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主東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憲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摠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却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

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空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弃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鳴賊至於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擗翟等至是遇於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王須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為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倦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道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為我守之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齊大赦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空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潰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為不可帝不從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

肱所部兵尚一萬守高壁餘眾保洛女若周主引軍向
 高壁阿那肱望風退走齊王憲攻洛女若拔之有軍士
 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齊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檢
 校孝卿以為妄還至晉陽阿那肱腹心復告阿那肱謀
 反又以為妄斬之乙卯齊主詔安德王延宗廣靈主孝
 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
 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
 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儀同三司韓建業舉城降以
 為上柱國封郇公是夜齊主欲遣去諸將不從丁巳周
 師至晉陽齊主復大赦改元隆化以安德王延宗為相
 國并州刺史摠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
 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
 之得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
 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
 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廣靈主孝珩襄城
 王彥道繼至得數十人與俱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
 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下詔
 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
 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
 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為魏丞相以唐邑典外兵曹太
 原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又齊受
 禪諸司咸歸尚書惟二曹不廢更名二省邑官至錄尚

書事建官至中書令常典二省世稱唐白邕兼領度支
 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諧之齊主敕侍中斛律孝卿
 摠知騎兵度支孝卿事多專決不復詢稟邕自以宿舊
 習事為孝卿所輕意其鬱鬱發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
 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
 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即皇帝位下詔曰武
 平孱弱政由官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
 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以晉昌王唐邕為宰
 相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陽王和阿干子右衛大將軍
 段暢開府儀同三司韓骨胡等為將帥敬顯貸文之子
 也眾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
 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
 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
 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眾爭為死童兒女子亦
 乘室攘袂投甄石以禦敵已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
 入鄴周軍圍晉陽四合如黑雲委德王延宗命莫多婁
 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干子段暢拒城東自帥眾拒
 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
 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干子段
 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
 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墮厭塞路
 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

自按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負拔伏恩以鞭拂其
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院曲伏恩及降
者皮子信道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
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鬚者不得時齊人既捷入坊飲
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
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
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
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
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弃之而去齊王憲
柱國王諡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
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辛酉旦還攻東門克
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
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
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
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
徒延宗初稱尊號遣使修啓於瀛州刺史任城王浩曰
至尊出奔宗廟事重羣公勸迫權王號今事寧終歸叔
父浩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使者送鄴壬戌周主大
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
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既克晉陽召
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
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

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

臣光曰賞有功誅有

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
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
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空辭而不受歸諸有
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
公義也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厲寧
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潛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
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
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潰又
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
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空抗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
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
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
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踏負而授
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勳將兵侍衛太
右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官儀同三司苟子溢猶恃
寵縱暴民聞雞縱鷹大搏噬取之勳執以徇將斬之
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勳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禍獨不慮
後患邪勳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
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
勳岳之子也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
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

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官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馮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鐘遺之世榮得即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為敵不報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慕容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奔母不孝也外為偽朝効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欵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其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又為湝認尊上皇為無上皇幼主為宋國大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即詣鄴周主詔去年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

封應公丙申周以越王盛為相州總管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規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驅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為西出參伺勸靜周帥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今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覺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擊於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庚子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為改葬子孫各隨陰叙錄家口田宅汝官者並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詔齊之東山南國三臺並可毀撤凡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二月壬午上耕籍田丙午周主宴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寧主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為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謀規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

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軼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願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寧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付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皆望風沮潰芻豢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摠管北朔州齊之重鎮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潛於瀛州不果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突厥猶有衆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其辭去者大半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爲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之甚見愛重凡齊人

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休營州刺史高寶寧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高寶寧者齊之陳屬有勇略父鎮和龍其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摠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宮及六府官周帥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既亡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饋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省還贖致享皆如古禮周主與梁主宴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梁王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賚甚厚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櫛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軍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

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愛富貴佗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繹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為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繹於前列其王公等於後軍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繹為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繹宗慙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自是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帝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為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巨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為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為瑞且有用哉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已巳周主享太廟五月丁丑周以譙王儉為大冢宰庚

辰以把公亮為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為大宗伯梁公夔莫陳芮為大司馬應公獨孤承業為大司寇鄭公李寬為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詔以廢寢會義崇信合仁雲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恐可致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戊戌又詔并鄴諸堂殿壯麗者准此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六月丁卯周主東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四方初魏虜西涼之人沒為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廩役周主濟齊欲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隸戶悉放為民自是無復隸戶甲子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若五品時叙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月戊寅周制隸人已上唯聽衣網綿網絲布絹綾紗綺緞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充詔南兖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摠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為沮

眾出為豫章內史未行有飛章勸景歷在省賊汗狼籍
 坐免官削爵土 周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周主服練哭
 於大極殿百官素服 周人誣溫公高緯與冀州刺史
 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陳無之高延
 宗獨獲被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
 狂仁雅以瘖疾得免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
 土皆死於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微盧
 氏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後赦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
 至以賣燭為業 十一月壬申周立皇子衍為道王允
 為蔡王 癸酉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 初
 周人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奔甲仗未暇收
 斛稽胡乘間竊出並盜而有之仍立劉彘升之孫沒鐸
 為主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周人既克關東將討稽胡
 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既多又山谷險
 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周主
 從之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至馬邑分道俱進
 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
 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道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餘
 級趙王招擊沒鐸擒之餘眾皆降 周詔自永熙三年
 以來東土之民掠為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為奴
 婢者並放為良又詔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
 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褰布被後宮

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
 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
 為之死 己亥晦日有食之 周初行刑書要制羣盜
 賊一匹及正長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 十二月戊
 申勅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庚申周主如并州移并
 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 高寶
 寧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
 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化鉢可汗舉兵助之
 十年春正月壬午周主幸鄴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
 置懷州官 二月甲辰周譙孝王儉卒 丁巳周主還
 長安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
 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
 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惴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
 於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尚未立公
 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
 若立則吾屬必為虜矣明徹奮髯曰塞旗陷陳將軍事
 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
 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勍載馬而去馬主
 裴子烈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前遣馬出時明
 徹若肯奏其驚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
 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蹙徐行摩訶
 須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

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為撫督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違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其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衆潰明徹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千居前突圍衆騎繼之以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暎獨全軍得還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弃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巨愚以為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即日召蔡皇麻復以為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天明徹為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憂憤而卒 乙丑周以越王盛為大冢宰 三月戊辰周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 甲戌周主初服常冠以阜紗全幅向後攢髮仍裁為四脚 丙子命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為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荆郢諸軍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至上荆山綠淮諸軍寧遠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 乙酉大赦 壬辰周改元宣政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戊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

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癸巳帝不豫留上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孝伯司衛上大夫摠宿備兵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丁酉朔帝疾甚遷長安是夕殂年三十六戊戌太子即位尊皇后阿史那氏為皇太后宣帝始立即遣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為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譯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已未葬武皇帝於孝陵廟號高祖既葬詔內外公除帝及六宮皆議即告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帝不從帝以齊煬王憲屬尊隆重已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帝不懌由是疎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帝遣宇文孝伯語憲欲以憲為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自辨理帝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

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遂盛之帝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故吏皆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獨狐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善者也帝既誅憲而無名乃大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子智為柱國封齊公以賞之 閏月乙亥周主立妃楊氏為皇后 辛巳周以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為太傅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祖以為得天助幽州人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半為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衣舉哀還入突厥高寶寧帥夷夏數萬騎救范陽至潞水聞昌期死還據和龍 秋七月周主享太廟丙午祀園丘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律徹為大宗伯壬戌以亳州總管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癸亥周主尊所生母李氏為帝太后 八月丙寅周主祀西郊壬申如同州以大司徒祀公亮為安州總管上柱國長孫覽為大司徒楊公王諱為大司空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為大司空 九月乙巳立方明壇於婁湖戊申以楊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王官伯臨盟百官 庚戌周主封其弟元為

荆王 周主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 甲寅上幸婁湖誓眾之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言戒 冬十月癸酉周主還長安以大司空王諱為襄州總管 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縵為尚書僕射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二月甲子周以畢王賢為大司空 己丑周以河陽總管滕王道為行軍元帥帥眾入寇 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為大右衛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為大後承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彙制為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為虐書所稱書具肆赦謂過誤為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典免之惡乎帝不納既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為威虐備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醜於正式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慶慶年即太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實後宮增置拉號不可詳錄游宴沈酒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官者奏之於是樂運與觀

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眾共之其二搜羨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尊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旨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靡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供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諂諛善道脩布德政若不董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巖數曰滅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管王甲辰周主東巡丙午以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周下詔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治洛陽宮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 周徐州總管王軌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於嗣主遽忘之邪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

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軼宇文孝伯因言軼將須事帝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軼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軼邪巖曰臣非黨軼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軼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軼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宮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軼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為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死焉可逃足下若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為秦州總管七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額託以此為罪其所甘心帝大慙使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并州刺史帝遣使就州斲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周罷南伐諸軍突厥化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化鉢不從 辛巳周宣帝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

諸衛等官皆進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儀典率情變更每對臣下自稱為天用博發珪璜以飲食令羣臣朝天臺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為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黹每乃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挿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右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戊子周以越王盛為大保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逵為大右弼辛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詔河陽總相豫堯青徐七摠管並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授甲冑入自青門靜帝備法駕以從夏四月壬戌朔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靜帝長於天元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之乙巳周主祠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五月辛亥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

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迥並之國隨公揚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多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剪何能及遠哉慶神舉之弟也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修長城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為大前疑柱國司馬消難為大後承 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 丙申周納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皇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凡四后三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陳氏大將軍山提之女也八月庚申天元如同州 丁卯上閼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 壬申周天元還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為上柱國 戊寅上還宮豫章內史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上閼武方泰嘗畏啓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又帥人仗抗拒傷蔡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免官削爵士尋而復舊 壬午周以上柱國畢士賢為大帥郇公韓業為大左輔九月乙卯以鄴王貞為大冢宰以鄭公草孝寬為行軍元帥帥行軍摠管杞公亮郇公梁士彥寇淮

南仍遣御正社吳禮部薛舒來聘 冬十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死大醮以高祖配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天元與二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 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縯為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辛卯大赦 周韋孝寬分遣祀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甲午士彥至肥口 乙未周天元如溫湯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 周天元如同州 詔開府儀同三司西兗州刺史馮子量為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豐州刺史臯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 壬寅周天元還長安 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曹廣達帥眾入淮是日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韋孝寬拔壽陽祀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水步眾軍之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 十一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見令仗衛如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舊膳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初作乞寒胡戲 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淮南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周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

又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駟以從仍令四石方駕齊驅或有先後輒加譴責人馬頗仆相及於道 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己卯周天元還長安 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之於上上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發兵將擊法尚法尚奔周周天元以為開府儀同大將軍順州刺史上遣將軍樊猛濟江擊之法尚道部曲督韓初詐降於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欲叛還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為然引兵急趨之法尚陽為畏懼自保江曲戰而偽走仗兵邀之猛僅以身免沒者幾八千人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四

陳紀八 上章周 魏一年 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太建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廟 戊戌以左

衛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 乙卯周

稅入市者人一錢 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釋奠

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 乙丑周天元

改制為天制敕為天救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

皇太后天皇太后為天元聖皇太后癸未詔楊后與三

后皆稱太皇后司馬后直稱皇后行軍總管杞公亮天

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孫

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逼而淫之亮聞之懼

三月軍還至豫州密謀龍襄孝寬并其眾推諸父為主

鼓行而西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

亮使將數百騎龍襄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子孝寬追斬之

溫亦坐誅天元即召其妻入宮拜長貴妃辛卯立亮弟

永昌公椿為杞公 周天元如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

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

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劍馬上稱警蹕乙未改同州

宮為成天宮庚子遷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

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毼衣有大事與公服

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

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后以問小宗伯狄道辛彦

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大學博士西城何

妥曰昔帝嘗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

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太皇后

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陳氏為天中太皇

右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

一實宗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

人自帥左右步從又好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

呼以為樂 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繹卒 己巳

周天元祠太廟己卯大雩壬午幸仲山祈雨甲申還宮

今京城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 五月癸巳以尚書右

僕射曹安王伯恭為僕射 周楊后性柔婉不好忌四

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憒甚喜怒乖度

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

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詣閣陳謝叩頭流血然

後得免后父前大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

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

神色自若乃止內史上大夫鄭譯與堅亦同學奇堅相

表傾心相結堅既為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

譯曰父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留意譯曰以公德望天

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毼衣有大事與公服

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

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隨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劉昉素以校詔得幸於天元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辭帝勿冲以揚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內史鄭譯御飾大夫柳裘內史大夫杜陵韋暮御正下士朝那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待疾喪之孫也是日帝祖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摠知中外兵馬事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章為誓訖過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勿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駭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素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十未發喪

靜帝入居天臺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為太皇太后李太后為太帝太后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遲后並為尼以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理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贊為上柱國百官總已以聽於左丞相堅初受顧命使邦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摠文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家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宰宰堅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眾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皆不知所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賁曰叱之門者遂却堅入賁遂與丞相府宿衛賁之弟子也以鄭譯為丞相府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一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為相府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靜帝同帳而坐劉昉飾美妓進贊甚悅之昉因

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
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
此萬全計也贊年少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堅革
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寬大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
行之躬復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庚季才
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
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
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其賴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
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不
得下勉之堅以相州摠管尉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
使迴子魏安公博奉詔書召之會葬于子以上柱國韋
孝寬為相州摠管又以小司徒叱列長義為相州刺史
先令赴鄴孝寬續遣陳王純時鎮齊州堅使門正上士
崔彭徽之彭以兩騎往止傳令遣人召純純至彭請屏
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有罪詔殺
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措之孫也六
月五王皆至長安 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教舊沙門道
士精志者簡令入道 周尉遲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
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迴遣其大都督負蘭
貴齋書侯韋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貴之疑其有變遂
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
藝為魏郡守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為藝董於迴

不以實對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迴謀請孝寬孝寬
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
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
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
與藝由是得免堅又令侯正破六韓哀詣迴諭旨密與
摠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迴聞之殺昶及哀集
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揚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
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錫任兼將相
先帝與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
以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迴乃自稱大摠管承制置
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甲子堅
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鄭公梁士彥樂安公
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崔弘
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摠管以討迴
弘度楷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宣帝使計部中大夫楊
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宣帝殂與尉遲迴發喪尚希
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
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覺追之不及遂歸
長安堅遣尚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雍州牧畢刺史王
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
不問以秦王贄為大冢宰祀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
國梁膺為益州摠管唐德之子也 周遣安南公神慶

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晟幼之曾孫也
又遣建威侯賀若詎賂佗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
佗鉢僞與紹義據於南境使詎執之詎數之弟也秋七
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從之蜀父之病死於蜀 周青州
總管尉遲勳迴之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
迴所統相衛黎浩貝趙冀瀛滄勳所統青齊膠光官等
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
東楚州刺史贊也利進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
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兖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
陵皆應迴懷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使其
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升以州降之
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
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恒州上大將
軍宇文威攻下州莒州刺史烏九尼等帥青齊之眾圍
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臺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
號八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憲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
拔之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
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歟陰勸穆從迴穆
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
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
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鏝金帶遺堅十三鏝金帶者
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求穆意穆兄子崇

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迴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
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
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迴子誼爲朔州刺史穆
執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迴招徐州總管源雄
東郡守于仲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迴
遣宇文胄自石濟宇文威自白馬濟河二道攻仲文仲
文奔郡走還長安迴殺其妻子迴遣檀讓徇地河南丞
相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詔洛陽發兵討讓
命楊素討宇文胄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事
鄆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迴已酉周以柱國王誼
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廣州刺史子顓仲文之兄也與
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言文
表與尉遲迴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即拜吳州總
管趙備王招謀殺堅數過其第堅齎酒餞之招引
入寢室招子負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
又藏刀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
唯從祖弟開府儀同大將軍弘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
胄順之孫也弘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
刺瓜連陷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以
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
憤氣切刃入衛招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
猜讐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

此再三招稱喉乾命宵就厨取飲宵不動會滕王追後
至堅降階迎之宵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
兵馬何能為宵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宵
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宵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
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持遣之
宵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宵自後至招恨不時發
彈指出血士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
諸子賞賜元宵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
督臨涇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 癸丑周主封其
弟衍為漢王術為郢王 周豫荆襄三州蠻反攻破郡
縣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
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
於是引軍辟於武陟尉遲迥遣其子魏安公博帥眾十
萬入武德軍於心東會心水漲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
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深土彥字文忻崔弘
度並受尉遲迥饋金軍中憐憫人情大異堅深以為憂
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
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掖令之威控御之耳
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邪又
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此逸若加糜
執則自卹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
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

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
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乃命
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獻之子也辭
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
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頊請行堅喜遣之頊受命喪發遣
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
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
消難以卹隨溫雁主順沔僊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來
降遣其子永為質以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
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賜爵隨公庚申詔鎮西
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南豫州刺史任忠帥眾趨
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趨南兗州 周益
州總督王謙亦不附丞相堅起西蜀之兵以攻始州梁
睿至漢川不得進堅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以討謙 戊
辰詔以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
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
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
蒙梁主殊眷公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再葉委誠朝
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
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
未決會莊至且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
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

良由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為名故也今尉遲
迴雖曰舊將昏老已甚可馬消難主謙常人之下者非
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
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
觀其變稟主深然之眾議遂上高頌至軍為橋於心水
尉遲博於上流縱火棧頌豫為主狗以禦之博布陳二
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
却鳴鼓齊進軍既度頌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博
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迴與博及博
弟西郡公祐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
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迴第勤帥眾五萬自青州赴
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
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
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
道破之乃先射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寔忻
乃博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
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
先登崔弘度妹先適迴子為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
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迴響弓將射弘度脫險整謂
迴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
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
撒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弁曰

汝可取迴頭弘弁斬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坑之
勤博祐東在青州未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
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自縛歸罪堅
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老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為長
史達擊暹之子也文士無壽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
而敗于仲文軍至蒙隈去梁郡七里檀讓擁眾數萬仲
文以羸師挑戰而偽共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
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奔
城走仲文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
眾屯成武仲文襲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眾十
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詠為毗
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
宜蜀公今賞賜將士金銀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
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為檀讓出迎詢仲文執之
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
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眾皆
稱善於是毗羅侍眾來傳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軍
大潰爭投洙水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
羅傳首善孝寬分兵討關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
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梁主聞迴敗
謂柳莊曰若從眾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初
得政也待黃公劉昉沛公鄭譚甚厚賞賜不可勝計委

以公齊言無不從朝野傾屬稱為黃沛二人皆持功驕
 恣滿於財利不親職務及解監軍陸始跡之恩禮漸薄
 高顯自軍所還寵遇日隆時王諱司馬消難未平堅憂
 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多遺落堅乃以高
 顯代昉為司馬不忍廢薛陰數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
 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
 勉之 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丙子淳
 于陵克柘州城 周以漢王賈為太師申公李穆為太
 傅宋主賈為大前疑秦主賈為大右弼燕公子寔為大
 左輔是仲文之父也 乙卯周大赦 周王諱帥四摠
 管至鄆州司馬消難擁其眾以魯山觀山一鎮來奔初
 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州順州刺
 史周法尚不能拒弃城走消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救
 消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殺掠居民而去景
 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與戰於漳口一日三
 戰三捷殺退保觀山嶺城邑為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
 取之鄆州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為主以附消難
 王諱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陳紀蕭摩訶擊文廣陵
 周吳州總管于顛擊破之沙州正帥楊永安聚眾應王
 諱大將軍樂舉公達參禰討之楊素破宇文甫於石濟
 斬之 周以神武公賈毅為大司馬齊公于智為大司
 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為大宗伯 丁亥周將

王延貴帥眾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 壬辰周
 廢皇后司馬氏為庶人庚戌以隨世子勇為洛州總管
 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壬子以左丞相堅為大丞
 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周丞
 相堅殺陳感王純及其子周梁睿將攻騎二十萬討王
 諱諫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入殿諫
 遣其將達奚其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眾十萬攻利州
 堰江水以灌之城申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勳
 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其等破之會梁睿至悉
 等道去睿自劒關入進逼成都諫令達奚悉乙弗虔城
 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諫戰敗將入城甚
 度以城降諫特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主寶執之
 戊寅睿斬諫及高阿那肱劍南平 十一月甲辰周達
 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 丁未周郎襄公章孝寬卒孝
 寬久在邊境屢抗疆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
 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為意于空致陸宗族所得俸
 祿不及私室人以此稱之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備王
 叔獻卒 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復舊 甲子周以
 大丞相堅為相國罷百揆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
 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隋國齊拜不名備九錫之
 禮堅受王爵十郡而已辛巳殺代嬰王達滕間王道及
 其子主申以小冢宰元孝規為大司徒 是歲周境內

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孫伏伽上疏曰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所司
職有司馬 光奉 勅編集

陳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
明陽開元三年

高宗宣皇帝下之下

大建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表憲為右僕射憲樞之弟也 周改元大定 二月甲寅隋王始受相國百揆九錫之命建臺置官丙辰詔進王妃獨孤氏為王后世子勇為太子開府儀同大將軍庾季才勸隋王宜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大傅李穆開府儀同大將軍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下詔遜居別宮甲子命兼太傅杞公椿奉冊太宗伯趙陟奉皇帝璽綬禪位於隋隋王冠遠游冠受冊璽改服紗帽黃袍入御臨光殿服袞冕如元會之儀大赦改元開皇命有司奉冊祀于南郊遣少冢宰元孝矩代太子勇鎮洛陽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孫也女為太子妃少內史崔仲方勸隋王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從之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秘書內侍五省御史都水二臺太常寺十一寺左右衛等十二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官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以相國司馬高頌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錄京

北齊廢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
 內史令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
 氏為元明皇后丙寅修廟社立王右獨孤氏為皇后王
 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賈為尚書右僕射
 己巳封周靜帝為介公周氏諸王皆降爵為公初劉鄭
 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
 在佗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
 色又禪位憤惋逾其隋主內其愧之改封樂平公主久
 之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隋主與周載下大夫北
 平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為息州刺史將之官
 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
 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
 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
 卿此言不遜上往國寶殺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
 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殺及襄陽公主
 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殺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
 公李肅州所之子也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頴
 楊肅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
 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孫謙公乾輝莫公綸
 閔帝子紀公湜明帝子鄭公貞宋公寶高祖子漢公贊
 秦公贊曹公允道公允恭公允荆公元宣帝子萊公衡
 郢公術其死德林由是品位不進 乙亥上耕藉田

隋主封其弟邵公慧為滕王安公突為衛王子鴈門公
 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 隋主賜李
 穆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即以
 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入朝帝以穆為大師贊
 拜不名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
 人貴盛無比又以上柱國寶熾為太傅幽州總管于真
 為太尉李穆上表乞骸骨詔曰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
 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怕禮仍以穆年者敕蠲朝
 集有大事就第詢訪美陽公蘇威綽之子也少有令名
 周晉公護強以女妻之感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
 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又除稍伯下大夫皆辭疾不拜宣帝就除開府儀同
 大將軍隋主為丞相高頴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
 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頴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
 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其父為郅公
 以威襲爵 丁丑隋以晉王廣為并州總管三月戊子
 以上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為吳州總管鎮廣陵和州
 刺史河南韓擒虎為廬州總管鎮廬江隋主有并吞江
 南之志問將帥於高頴頴薦弼與擒虎皆置於南邊使
 潛為經略戊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度支尚書初
 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數曰今
 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

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祖參掌朝政帝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安定梁毗以威兼領五職安繁繼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何遽迫之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揚素才辯無雙至於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威嘗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帝深然之高祖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頗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使之去官命頗復位頗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帝無不與之謀議然後行之故革命數年天下稱平太子左庶子盧賈以頗威執政心甚不平時柱國劉昉亦被疎忌賈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頗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置主廣有寵於帝私謂太子曰賈欲數請廢下恐爲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帝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賈賈公卿奏三人當死帝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爲民 庚子隋詔前

代品爵悉依舊不降 丁未梁主遣其弟太子暕入賀于隋 夏四月辛巳隋大赦戊戌悉放太常散樂爲民仍禁雜戲 散騎常侍董鼎兼通直散騎常侍王瑋聘于周辛丑至長安隋已受禪隋主致之介國 隋主召汾州刺史韋冲爲兼散騎常侍時發稽胡熟長城汾州胡千餘人在塗三叛帝召冲問計對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致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並起長城之役冲復之子也 五月戊午隋封邦公雄爲黃平王永康公弘爲河間王雄高祖之族子也 隋主潛害周靜帝而爲之舉冢葬于恭陵以其族入洛爲嗣六月癸未隋詔郊廟冕服必依禮經其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皆尚赤戎服以黃在外常服用雜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黃百僚畢賀於是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着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八月壬午隋發東京官 吐谷渾寇涼州隋主遣行軍元帥樂安公元諧等步騎數萬擊之詭襲破吐谷渾於豐利山又敗其太子可博汗於青海得斬萬計吐谷渾震駭其王侯三十人各帥所部來降吐谷渾可汗岑呂帥親兵遠遁隋主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爲河南王使統降衆以元諧爲寧州刺史留行軍總管賀婁子幹鎮涼州 九月庚午將軍周羅睺攻隋故野拔之蕭摩訶攻江北 隋奉車都

尉子宣敏奉使巴蜀還奏稱蜀土沃饒人物殷阜周德之衰遂成戎首宜樹建藩并封殖子孫隨王善之幸未以越王秀為益州總管改封蜀王宣敏謹之孫也 壬申隋以上柱國長孫覽元景山並為行軍元帥發兵入寇命尚書左僕射高煥節度諸軍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及民間私鑄名品甚眾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好肉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置樣於關不知樣者沒官銷毀之自是錢幣始嘗民閉使之 隋鄭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為婢祈告以為平盡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罪有累幽顯無所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孰讀仍遣與母共居 初周法以於齊律煩而不棄隋主命高煥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輓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一絞斬流刑三百二十里至三千里徒刑五百一年至三年杖刑五百六十至百笞刑五百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

為理者聽以父經郡及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冬十月戊子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曷首輻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為用殘刑膚體微骨侵肌酷均屬切雖云遠古之式事非仁者之刑梟輓及鞭並今去之貴礪帶之書責不當徒罰屠軒冕之陸妾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為五載刑徒三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為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宜除別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召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其陛下安得不聽若其當教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原所笏者行本璠之兄子也獨孤皇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帝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帝每臨朝右輒與帝方輦而進至閣乃止使宦官伺帝政有所失隨則匡諫依帝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右請依古制右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大都督崔長仁右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帝以右故欲免其罪右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右性儉約帝嘗合止利聽須胡粉一兩宮內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高妻織成

衣領宮內亦無之然帝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石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帝外家呂氏濟南人素微賤齊亡以來帝求訪不知所在及即位始求得舅子呂永吉追贈外祖雙周為太尉封齊郡公以永上品襲爵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帝厚加供給而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後郡廢終於家

主辰隋主如岐州岐州刺史安定梁彞光有惠政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及御傘以厲天下之吏久之徙相州刺史岐州刺史彞光以靜鎮之奏讓連為天下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自齊王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譏訟自彞光為著唱錫帝聞之免彞光官咸餘拜趙州刺史彞光自請復為相州帝許之彞稍聞彞光再來皆嗤之彞光至發掘藏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舉動黜怠及彞奏才祖道於郊以財物資之於是風化大變吏民感悅無復訟者時又有相州刺史陳留樊叔略有異政帝以鹽書褒美班示天下徵拜司農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帝賜以粟帛雖州諸縣令朝謁帝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累遷德州司馬帝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朕若置而不賞上天宗廟必賞責我卿等宜師範之因推為海州刺史由是

州縣吏多稱職百姓富庶十一月丁卯隋遣兼散騎侍郎鄭煬來聘十二月庚子隋主還長安復鄭謚官爵廣州刺史馬靖得領表入心兵甲精練數有戰功朝廷疑之遣吏部侍郎蕭引勸靖舉措謂令送質外託收督賧物引至番禺靖即遣子弟入質是歲隋主詔境內之民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時俗從風而靡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突厥他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邏寶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辱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其迎立之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略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眾分居四面沙鉢略勇而得眾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特突厥禮薄突厥大怨于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為周室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

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寗憲等合兵為寇陷皇惠之救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兆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入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略弟處羅疾號突利設充得眾心為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眾彊弱弊末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身雖安戎虜尚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奔於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雲雷漸以懷之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際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疾者攝圖之弟多勢弱曲取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且速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運雲雷助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輿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屢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為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頭賜以狼頭蘇摩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憂為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齋獻賜雲雷吳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疾所深布心腹

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始與王叔陵太子之次弟也與太子異母母曰彭貴人叔陵為江州刺史性苛刻狡險新安王伯固以善諧謔有寵於上及太子叔陵疾之陰求其過失欲中之以法叔陵入為揚州刺史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伯固憚之乃諂求其意叔陵好發古冢伯固好射雉常相從郊野大相款狎因密圖不軌伯固為侍中每得密語必告叔陵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史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甲寅上殂蒼猝之際叔陵命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取朝服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乙卯小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劍斫力斫太子中項太子悶絕于地母柳皇后走來救之又斫數下乳媪吳氏自後製其肘太子乃得起叔陵持太子衣太子自奮得免叔堅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太子避賊叔堅求太子所在欲受生殺之命叔陵多力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蔽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仍自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新安王伯固單馬赴之助叔陵指揮叔陵兵可千

人欲據城自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柳后使太子舍人河內司馬申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趨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謂之曰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之曰須王心豫有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遣其所親戴溫譚驤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其首徇東城叔陵自知不濟入內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帥步騎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乘舟奔隋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刃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弃甲潰去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僵仆陳仲華就斬其首伯固爲亂兵所殺自質至已乃定叔陵諸子並賜死伯固諸子宥爲庶人韋諒及前衡陽內史彭暲尚諒議參軍兼記室鄭信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暲叔陵舅也信諒有寵於叔陵常參謀議諒蔡之子也丁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辛酉隋置河北道行臺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今置西南道行臺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今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下故使二子分蒞方面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爲之僚佐以靈州刺史王韶爲并省右僕射馮臚趙郡李雄爲兵部尚書左武衛將軍朔方李徹摠晉王府軍事兵部尚書元巖爲益州摠管府長史王韶李雄元巖俱有骨鯁名李徹前朝舊將故用之

初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非士大夫之素業也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及將如并省帝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爲奢侈非法詔嚴輒不奉教或自鎖或排闥切諫二王甚憚之每事諮而後行不敢違法度帝聞而賞之又以秦王俊爲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領關東兵癸亥以長沙王叔堅爲驍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蕭摩訶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綬遠公始興王叔陵家金帛累巨萬悉以賜之以司馬申爲中書通事舍人乙丑尊皇太后爲皇太后時帝病劇臥承香殿不能聽政太后居柩梁殿百司衆務皆決於太后帝創愈乃歸政焉丁卯封皇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列室祀隋元景山出漢口遣上開府儀同三司鄧孝儒將卒四千攻甌山鎮將軍陸綸以舟師救之爲孝儒所敗漢口甌山池陽守將皆奔城走戊辰遣使請和於隋歸其胡豎己巳立妃沈氏爲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爲尋陽王叔慎爲岳陽王叔達爲義陽王叔能爲巴山王叔虞爲武昌王隋高祖奏禮不伐喪二月己丑隋主詔頌等班師三月己巳以尚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永陽王伯智爲尚書僕射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

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為太子胤孫姬之子也沈后
 養以為子 五月己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
 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 壬戌隋任穆
 公子翼卒 甲子隋更命傳國璽曰受命璽六月甲申
 隋遣使來弔 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
 厥又寇蘭州涼州摠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咳 隋
 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又宮內多妖異納言蘇威勸帝
 遷都帝以初受命難之夜與威及高頴共議明且通直
 散騎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
 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
 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帝愕然謂頴威曰是何神也
 太師李穆亦上表請遷都帝省表曰天道聰明已有徵
 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無不可矣丙申詔高頴等創造
 新都於龍首山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愷有巧思領營新
 都副監愷忻之弟也 秋七月辛未大赦 九月丙午
 設無身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 丙午
 以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冬十月癸酉
 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丙子隋命新
 都曰大興城 乙酉隋遣沁源公盧慶則屯弘化以備
 突厥行軍摠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
 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眾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

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鬪
 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
 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
 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勳
 回授二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摠管叱列長叉
 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
 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
 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
 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詠告沙鉢略曰鐵
 勒等反欲襲食牙沙鉢略懼廻兵出塞 隋主既立待
 遇梁主恩禮彌厚具歲納梁主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
 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摠管梁主始得專制其國
 長城公上

至德元年春正月庚子隋將入新都大赦 壬寅大赦
 改元 初上病劇不能視事政無大小皆決於長沙王
 叔堅權傾朝廷叔堅頗驕縱上由是忌之都官尚書山
 陰孔範中書舍人施文慶皆惡叔堅而有寵於上日夕
 求其短構之於上上乃即叔堅驃騎將軍本號用三司
 之儀出為江州刺史以祠部尚書江總為吏部尚書
 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癸酉遣兼散騎常侍賀徹等聘于隋 突厥寇隋北邊
 癸巳葬孝宣皇帝于顯寧陵廟號高宗 右衛將軍

兼中書通事舍人司馬申既掌機密頗作威福多所譖毀能使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而靡上欲用侍中吏部尚書毛喜為僕射申惡喜彊直言於上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補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官臣陛下寧志之邪上乃止上創置酒於後殿以自慶引吏部尚書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悅欲諫則上已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上醒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彼實無疾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喜欲乞歸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彼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中書通事舍人北地傅縡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讎豈先皇何地上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為永嘉內史三月丙辰隋遷于新都初令民二十一歲丁減役者毋歲十二番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為二丈周末推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松青監牛弘上表以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除其重雜裁益五千典籍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豈可使之流落私家不歸王府必須勤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隋主從之丁已詔購求遺書見於天下每獻書卷資錄一匹夏四月庚午吐谷渾寇隋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戰

敗死洮州摠管梁遠擊走之又寇麻州州兵擊走之千申隋以尚書右僕射趙煥兼內史令突厥數為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滅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非庶多惠行狼未嘗感恩賞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首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衛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蓋上天所忿驅就滅斧諸將今行義舉舍育有降者約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隋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已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但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奔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其眾幽州摠管陸贄帥步騎數萬出虜塞擊高寶寧寶寧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寧奔城奔碛北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贖寶寧又遣人離其腹心寶寧奔契丹為其麾下所殺己丑鄂州

城主張子幾遣使請降於隋隋主以和好不納 辛卯
 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舒兼通直散騎常侍王劼來聘
 劼松年之子也 癸巳隋主大雩 甲午突厥遣使入
 見于隋 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
 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
 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
 李昫破突厥於摩那度口 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
 賀遷都 辛酉隋主祀方澤 隋秦州總管竇燾定帥
 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
 越原阿波屢敗燾定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
 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燾定軍門請自効燾定素
 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燾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
 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
 遣一騎挑戰燾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
 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燾
 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
 纒入處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
 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
 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
 御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
 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疆此
 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

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略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
 歸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
 之母阿波眾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
 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
 之後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
 奪其眾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
 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眾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
 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許 六月庚辰隋行
 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 突厥寇幽州隋幽
 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
 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類不可守禦曉夕
 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
 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
 敵死之略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
 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
 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今日効命
 以謝國家汝侯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
 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
 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
 崇子敏襲爵敏娶藥平公主之女敏英詔假一品拜儀
 禮如尚帝女既而將侍果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
 尊唯一婿當為汝求柱國若餘官汝慎勿謝及進見帝

授以儀同及開府皆不謝帝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於其增而惜官乎今授汝柱國敏乃拜而蹈舞八月丁卯朔日有食之長沙王叔堅未之汨州復留為司空實奪之權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頌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九月癸丑隋大赦冬十月甲戌隋廢河南道行臺省以秦王俊為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丁酉立皇弟叔平為湘東王叔敷為臨賀王叔宣為陽山王叔穆為西陽王戊戌侍中建昌侯徐陵卒癸丑立皇弟叔儉為安南王叔澄為南郡王叔興為沅陵王叔韶為岳山王叔純為新興王十一月遣散騎常侍周墳通直散騎常侍表彥聘于隋帝聞隋主狀貌異人使彥畫像而歸帝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亟命屏之隋既班律令蘇威屢發更易事條內史令李德林曰修律令時公何不言今始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為民害不可數更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十二郡分領具僚已眾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千羊九牧今存吏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從之甲午悉罷諸郡為州十二月乙卯隋遣兼散騎常侍曹令則通直散騎常侍魏澹來聘澹收之族也丙辰司空長沙王叔堅免叔堅既

失恩心不自安乃為厭媚醜日月以求福或上書告其事帝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令近侍宣赦數之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怙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之於九泉之下帝乃赦之免官而已隋以上柱國實榮定為右武衛大將軍榮定妻隋主嬖安成公主也隋主欲以榮定為三公辭曰衛霍梁冀若少自貶損不至覆宗帝乃止帝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禮部尚書牛弘請立明堂帝以時事草創不許帝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唯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綱簡要疎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隋主以長安倉庫尚虛是歲詔西自蒲陝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熟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或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

昂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千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其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於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祭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或直士國之寶也或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日然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幼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資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輻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 起開道執徐盡著 雍熙五年 長城公下

長城公下

至德二年春正月甲子日有食之 己巳隋主享大廟辛未祀南郊 壬申梁主入朝于隋服通天冠絳紗袍北面受郊勞及入見於大興殿隋主服通天冠絳紗袍梁主服遠遊冠朝服君臣並拜賜縑萬匹珍玩稱是隋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等造甲子元曆成奏之壬辰詔頒新曆 癸巳大赦 二月乙巳隋主餞梁主於灞上 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庚戌隋主如隴州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夏四月庚子隋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右僕射 隋上大將軍賀妻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焉命子幹勒民為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疎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帝從之以子幹曉習邊事十已以為榆關撫管 五月以吏部尚書江總為僕射 隋主以渭水

多沙深澗不常漕者苦之六月壬子詔太子左庶子宇文愷帥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七月丙寅遣兼散騎常侍謝泉等聘于隋 八月壬寅隋鄧恭公賈熾卒 乙卯將軍夏竦請降於隋隋主以通和不納 九月甲戌隋主以關中飢行如洛陽 隋主不喜辭 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行所司治罪治書侍御史趙郡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忽君入之大道好雕蟲之藝下之從上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效羅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摠帥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啻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弃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聞外州遠縣仍踵蔽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執著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遵風教請普加采察送臺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

為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豐棄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鎧鎧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略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略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鬪人長孫晟謂沙鉢略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歡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措此云奴耳沙鉢略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壬戌隋主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等來聘戎

道術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是歲上於光昭殿前
 妃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牕
 牖壁帶懸楹欄檻皆以沈檀為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
 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
 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奇
 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蕭麗二貴嬪
 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
 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遊其上以宮人
 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相不
 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等文士十
 餘人侍上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上每飲
 酒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
 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
 進其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
 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
 兵家女為蕭養嬪侍兒上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貴
 妃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進止閑華每瞻
 視眇睇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善候人主顏色引薦諸官
 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有厭魅之術常置淫祀於
 宮中聚女巫鼓舞上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官者蔡
 脫兒李善度進請上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
 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

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
 冠絕後庭宦官近習內外連結援引宗戚縱橫不法實
 官階徵貨賂公行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大臣有不從者
 因而譴之於是孔張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皆從風
 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
 孔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
 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
 嘗事上於東宮聰敏澹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
 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薦所善吳興沈客卿陽惠朗徐哲
 暨善喜等云有更能上皆擢用之以客卿為中書舍人
 客卿有口辯頗知朝廷典故兼掌金帛局舊制軍人士
 人並無關市之稅上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虛空有
 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征
 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前惠郎為大市令暨慧景為尚
 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然
 皆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客卿總督
 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上大悅益以施文慶為
 知人尤加親重小大眾事無不委任轉相汲引珣貂蹕
 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上曰
 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上
 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亦以為然尚馬申復贊之自是
 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奪任忠部曲以配

範及蔡徵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隋主命禮部尚書牛

弘修五禮勒成百卷戊辰詔行新禮 二月戊午隋以

尚書左僕射高穎為左領軍大將軍 豐州刺史章大

寶昭達之子也在州貪縱朝廷以大僕卿李暹代之暹

將至辛酉大寶襲殺暹舉兵反 隋大司徒郢公王誼

與隋主有舊其子尚帝女蘭陵公主帝待之恩禮稍薄

誼頗怨望或告誼自言名應圖讖相表當王公卿奏誼

大逆不道王更賜誼死 戊申隋主還長安 章大寶

遣其將楊通攻建安不克臺軍將至大寶眾潰逃入山

為追兵所擒夷三族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

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

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五月甲申初詔郡

縣置義倉平檢之子也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

山東承比齊之弊政戶口租調甚偽尤多隋主命州縣

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

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餘口

高穎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徧

下諸州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諸州調物每歲河南

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輸長安者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

數月 梁主殂諡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世宗孝慈儉

約境內安之太子琮嗣位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

鉢略有隙分而為二阿波侵疆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

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

上大將軍元契使于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庚申遣散

騎常侍王詒等聘于隋 突厥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

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

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

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波國乘虛掠其妻

子官軍為擊阿波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

乃立約以積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

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

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真入朝八

月丙戌庫合真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

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

近凡賜沙鉢略詔不稱其名宴庫合真於內殿引見皇

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九月

將軍湛文徹侵隋和州隋儀同三司費寶首擊擒之

丙子隋使李若等來聘 冬十月壬辰隋以上柱國楊

素為信州總管 初北地傳緯以庶子事上於東宮及

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負才使氣

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緯受高麗使金上收緯

下獄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入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

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永夜日肝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

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疆尸蔽野貨賄公行幣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上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絳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上益怒令官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絳言及之 是歲梁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公安不克而還隋主徵梁主叔父太尉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摠管以監之梁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荊州刺史宜黃侯

慧紀謀泄梁主殺之慧紀高祖之從孫也 隋主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二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遏胡寇 四年春正月梁改元廣運 甲子党項羌請降於隋 庚午隋頒曆於突厥 二月隋始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 丙申立皇弟叔讓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新會王叔隆為新寧王

庚子隋大赦 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

旰食猶恐不逮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

者哉 夏四月己亥遣周禧等聘于隋 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王 秋八月隋遣散騎常侍裴豪等來聘 戊申隋申明公李穆卒葬以殊禮 閏月丁卯隋太子勇鎮洛陽 隋上柱國鄭公梁士彦討尉遲迥所當公破代迥為相州刺史隋主忌之召還長安上柱國杞公宇文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亦忌之以譴太官與柱國舒公劉昉皆被疎遠閑居無事頗懷怨望數相往來陰謀不軌忻欲使士彦於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彦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帝隱其事以士彦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彦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三司薛摩兒為長史帝亦許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左右執士彦忻昉等於行間詰之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命之庭對摩兒具論始末士彦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丙子士彦忻昉等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九月辛巳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誠 冬十月己酉隋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隋主每旦臨朝日晏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 癸丑隋置山南道行臺於襄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頒賜羣官直秘書內省博陵李文博家素貧人往賀之博文曰賞罰之設功過所存今王妃生

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聞者愧之 癸亥以尚書

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仲為僕射 十一月

已卯大赦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

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於隋邊吏秦州

摠管河間王弘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為夸

呂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黎請

因其盟而討之隋主又不許是歲嵬王訶復懼誅謀帥

部落萬五千戶降隋遣使詣闕請兵迎之隋主曰渾賊

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

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爭豈可潛

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目妻各為善事即

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唯教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遠

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訶乃止

補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 癸巳隋主享太廟

乙未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二月丁巳隋主朝日

于東郊 遣兼散騎常侍王耳等聘于隋 隋發丁男

十萬餘人修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

以通運 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其子入貢于隋因請獵

於恒代之閒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略帥部

落再拜受賜沙鉢略尋卒隋為之廢朝三日遣太常弔

祭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遣令立其弟葉護處

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

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第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

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

共報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

卑幼乎且云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

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

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

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

之眾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

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

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

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肯誑漢齊之以刑今其昆

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

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宥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

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甲戌隋遣兼

散騎常侍楊同等來聘 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秋

七月己丑隋衛昭王爽卒 八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

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隋主以梁主

在外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軍至都州梁主叔

父太傅安平王巖弟荊州刺史義興王暉等恐弘度襲

之乙丑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宜黃侯慧

紀請降九月庚寅慧紀引兵至江陵城下辛卯巖等驅

文武男女十萬口來奔隋主聞之廢梁國遣尚書左僕

射高頴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家十戶拜梁主
琮柱國賜爵莒公 甲午大赦 冬十月隋主如同州
癸亥如蒲州 十一月丙子以蕭巖為開府儀同三司
東揚州刺史蕭巖為吳州刺史 丁亥以豫章王叔英
兼司徒 甲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戊戌還長安是
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
與議伐陳之計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
以七寶葉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 初隋主受禪
以來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末馬禮遣之而高
宗猶不禁侵掠故太建之末隋師入寇會高宗殂隋主
即命班師遣使赴平書稱姓名頴首帝荅之益驕書未
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
柱國楊素以為王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
於高頴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
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
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
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
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
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
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揚素賀若弼及光州
刺史高勸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
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除方吳海等州更帖精

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
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
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益城
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使若賊必以上流有
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使橫度如擁眾自
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
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
仲方為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
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
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楫
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揚素在永安造大艦
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
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
平乘舩艫等各有所差蓋晉州刺史皇甫績將之官稽首
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對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
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
師臣願展絲髮之効隋主勞而遣之時江南妖異特眾
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責於佛寺為奴
以厭之又於建康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從中
起而焚之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
競排詆之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
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

宗克復淮南碎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
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
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
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盛境
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
即日斬之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恬為錢唐王
遣散騎常侍表雅等聘于隋又遣散騎常侍九江周羅
暎將兵屯峽口侵隋峽州三月甲戌隋遣兼散騎常侍
程尚賢等來聘戊寅隋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
溪壑之欲劫奪閭閻資產傾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
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
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
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在人妖
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重以背德違言搖蕩疆場晝夜夜
遊鼠竊狗盜天之所覆無非朕臣每關聽覽有懷傷惻
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醮書
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太子
胤性聰敏好文學然頗有過失詹事袁憲切諫不聽時
沈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人
至后所帝疑其怨望甚惡之張孔二貴妃日夜構成后
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助之帝欲立張貴妃子

始安王深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
表憲厲邑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
人輕言廢立帝卒從徵議夏五月庚子廢太子恮為吳
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為太子徵景歷之子也深
亦聰惠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
帝聞表憲嘗諫胤即用憲為尚書僕射帝遇沈后素
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身居儉
約衣服無錦綉之飾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數上書
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冬十月己
亥立皇太子恮為吳郡王 己未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
以晉王廣為尚書令帝遣兼散騎常侍王琬兼通直散
騎常侍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於客館琬等屢請還不
聽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
公揚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
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斬春廬
州摠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摠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
摠管弘農燕榮出東海凡摠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
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距巴蜀旌旗舟楫橫亘數
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為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韶為
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
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眾 丙子立皇
弟叔榮為新昌王叔斤為太原王 隋主如河東十二

月庚子遷長安 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
 本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監可汗 隋軍臨
 江高頴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
 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
 復與中國合言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
 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
 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
 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
 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
 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頴忻然
 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
 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詔以散騎
 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綠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
 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將軍威叻以青龍百餘艘兵數
 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
 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營難流迅激制不由人
 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
 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夔引步卒自南岸擊所別
 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趨白沙遲明而至擊
 之所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素帥水軍東
 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
 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

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初上以蕭巖蕭
 嘏梁之宗室權眾來奔心忌之故遠散其眾以嚴為東
 揚州刺史嚴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
 襟帶二州使南平王疑鎮江州永嘉王彥瑱南徐州尋
 召二王赴明年元會命綠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
 為威勢以示眾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
 州兵皆阻揚素軍不得至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
 既父大得人和上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
 臣少恩恐不為用無可任者乃擢施文慶為都督湘州
 刺史配以精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
 喜其事然懼出外之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
 客卿以自代未發聞二人共掌機密護軍將軍樊毅言
 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
 出金翅二百綠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
 訶皆以為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加毅策施文慶恐
 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
 俱言吳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
 憲等以為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帝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
 足以當之若出入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
 憲等被勸表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
 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廟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
 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

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摠摠內為之游說帝重違其

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摠又抑憲等由是議

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

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

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

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作太尉公矣

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死帝笑以為

然故不為深備奏後縱酒賦詩不輟是歲吐谷渾裨

王拓跋木彌請以千餘家降隋隋主曰溥天之下皆是

朕臣朕之撫育俱存仁孝渾賊借任妻子懷怖並思歸

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

死今若違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

拔不須出兵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

誘也河南王移茲哀卒隋主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隋紀一 起屠維作噩盡重

高祖文帝上之一

開皇九年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

人羣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

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船船

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為內國無船弼又請

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

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知防人交代

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

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

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

桃葉山丙寅采石戍王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

入議軍旅戎辰陳主下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蜂蠆

有毒宜時掃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

嚴以驍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

並為都督司空司馬消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為大監

軍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臯文

奏將兵鎮南豫州重立賞格僧尼道士盡令執役庚午

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格弼軍令嚴肅秋

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孺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孺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救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臯文奏敗還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魯廣達之子世真在新蔡與其弟世雄及所部降於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建康自劾詣廷尉請罪陳主慰勞之加賜黃金遣還營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將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奔以禦六合兵陳主以猛妻子在隋軍懼有異去欲使鎮東大將軍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論猛猛不悅陳主重傷其意而止於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也者關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任忠自具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未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惲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于新林蘄州惲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快快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由是諸

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壘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王召摩訶任忠等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王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且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眾軍必泅泳赴援此良策也陳王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且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眾軍因馳下與所部七摠管揚牙負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若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

知其驕情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陳諸軍顧之
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負明擒蕭摩訶送於
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
臺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之
金兩膝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眾
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救忠出部分令官人裝束以
待之怪其久不至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
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眾懼
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
夫尚降諸軍何事眾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
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尚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
中陳主謂袁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
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遣護將避
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
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
陳主不從下榻馳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
從官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
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
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
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沈后居
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側軍
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

咸致敬焉時陳人宗室王侯在建康者百餘人陳主恐
其為變皆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
為之備及臺城失守相帥出降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
營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
解甲向臺再拜慟哭謂眾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
士卒皆涕泣歔歔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
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
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
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恥功在韓擒虎後
與擒虎相詢挺刃而出欲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箋命乘
騾車歸己事不果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高頻
先入建康頻子德弘為晉王廣記室廣使德弘馳詣頻
所令留張麗華頻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
麗華乃斬之於青溪德弘還報廣變色曰昔人云無德
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頻丙戌晉王廣入建
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
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慧劾刑法監徐析尚書
都令史暨慧皆為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使高頻
與元帥府記室裴矩收圖籍封府庫資財一無所取天
下皆稱廣以為賢矩讓之之弟子也廣以賀若弼先期
決戰違軍令收以屬吏上驛召之詔廣曰平定江表弼
與韓擒虎之力也賜物萬段又賜弼與擒虎詔美其功

開府儀同三司王頴僧辯之子也夜發陳高祖陵焚骨
取及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廣廣以聞上
命赦之詔陳高祖世祖高宗陵摠給五戶分守之上遣
使以陳云告許善心善心哀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
東向坐三日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
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此而立垂泣
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與上顧左右
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之誠臣也
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
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千摠管水陸十餘萬屯漢
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
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蓋嚴綴鐵鎖二條橫截
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
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
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
卒三縱之忠肅奔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
之延洲素遣巴蜆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
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
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陳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
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陳慧紀帥將
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為秦王
俊軍所拒不得前是時陳晉熙王叔文罷湘州還至巴

州慧紀推叔文為盟主而叔文已帥巴州刺史畢寶等
致書請降於俊俊遣使迎勞之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
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使樊毅詣周羅暉陳慧紀子正
業詣慧紀諭指時諸城皆解甲羅暉乃與諸將大臨三
日放兵散然後詣俊降陳慧紀亦降上江皆平楊素下
至漢口與俊會王世積在鞞口聞陳已亡移書告渝江
南諸郡於是江州司馬黃德奔城走豫章等諸郡太守
皆詣世積降癸巳詔遣使者巡撫陳州郡二月乙未廢
淮南行臺省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簡辭
訟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割斷不
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要荒小縣有
不至五百家者豈可使兩縣共管一鄉帝不聽丙申制
五百家為鄉置鄉正一人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陳
吳州刺史蕭獻能得物情陳亡吳人推獻為王右衛大
將軍武川宇文述帥行軍摠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
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陳永新度陳
君範自晉陵奔獻并軍拒述述軍且至獻立柵於晉陵
城東留兵拒述遣其將王褒守吳州自義興入太湖欲
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獻大破之又遣兵別道襲
吳州王褒衣道士服奔城走獻以餘眾保包山燕榮擊
破之獻將左右數人匿民家為人所執述進至奉公埭
陳東揚州刺史蕭巖以會稽降與獻皆送長安斬之楊

素之下荆門也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中將士莫有固志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與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至執之以徇并其衆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鄒居業皆請舉兵助之隋所除湘州刺史薛胄將兵適至與行軍總管劉仁恩共擊之叔慎遣其將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仁恩破鄒居業於橫橋亦擒之俱送秦王俊斬於漢口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詔遣柱國韋洸等安撫嶺外陳豫章太守徐瑋據南康拒之洸等不得進晉王廣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二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馮瑰帥衆迎洸洸擊斬徐瑋入至廣州說諭嶺南諸州皆定表馮瑰爲儀同三司冊洗氏爲宋康郡夫人洗夔之子也衡州司馬任瓌勸都督王勇據嶺南求陳氏子孫立以爲帝勇不能用以所部來降瓌棄官去瓌忠之弟子也於

是陳國皆平得州二千郡一百縣四百詔建康城邑宮室並平蕩耕穀重於石頭城置蔣州晉王廣班師留王韶鎮石頭委以後事三月己巳陳叔寶與其王公百司發建康詣長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繫不絕帝命權分長安士民宅以俟之內外脩整遣使迎勞陳人至者如歸夏四月辛亥帝幸驪山親勞旋師乙巳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陳叔寶及諸王產將相并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從晉王廣秦王俊入列于廟廷拜廣爲太尉賜輅車乘馬裘冕之服玄圭白璧丙午帝坐廣陽門觀引陳叔寶於前及太子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洸難以下至尚書郎凡二百餘人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責以君臣不能相輔乃至滅亡叔寶及其羣臣並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對既而宥之初武元帝迎司馬洸難與洸難結爲兄弟情好甚篤帝每以叔父禮事之及平陳洸難至特免死配爲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引見尋卒於家魯廣達追傷本朝淪覆得疾不瘳憤慨而卒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餘州免其年租賦樂安公元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以突厥可汗爲侯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矣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

川何能警族叔寶賢醉登車驅使詣默然而退辛酉進揚素爵為越公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獎為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命賀若弼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公仍各加賜金寶及陳叔寶妹為妻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統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為上勳於是進擒虎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加高頴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谷命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帝之伐陳也使高頴問方略於上儀同三司李德林以授晉王廣至是帝賞其功授柱國封郡公賞物三千段已宣敕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乃止以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晉王廣還并州置王廣之

戮陳五佞也未知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嗟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嗟刻薄貪鄙忌害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嗟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傾巧側媚獻二女以求親昵攸之醜惡言邪詭故同罪焉帝給賜陳叔寶其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其首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醉罕有醒時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帝大驚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為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為生歲時賜衣服以安全之詔以陳尚書令江總為上開府儀同三司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領軍任忠皆為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具典姚察為秘書丞上嘉袁憲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昌州刺史聞陳散騎常侍袁元友數直言於陳叔寶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殉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速也帝見周羅暎慰諭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論二無節可紀得免於死陛下之賜也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暎曰聞公鄧漢提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暎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頃之拜上儀同三司先

是陳裨將羊翔來降。陳之役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儀同三司。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乃立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非所望。擒虎有愧色。帝之責陳君臣也。陳叔文獨欣然。有得色。既而復上表。自陳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累常例。帝雖嫌其不忠。而欲懷柔。江表乃授叔文開府儀同三司。拜宜州刺史。初。陳散騎常侍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未當委質於公。及至德之初。鼎爲太府卿。盡賣田宅。大匠卿毛彪。問其故。鼎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鼎歎之。孫也。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深身浴德。家家自脩。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羣方無事。武力之子。俱可學經。民間甲仗。悉皆除毀。頒告天下。咸悉此意。賀若弼。撰其所畫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帝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弼位。望隆重。兄弟並封。郡公爲刺史。列將家之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韓擒虎前。曰。此

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右衛將軍龐晃等。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親禮逾密。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初。頰父賓爲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故上常呼爲獨孤。而不名。樂安公元。諸性豪俠。有氣調。少與上同學。甚相愛。及即位。累歷顯任。諸奸排詆。不能取媚。左右與上柱國王誼善。誼誅上稍疎忌之。或告誼與從父弟上開府儀同三司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三司祁緒等謀反。下有司案驗。奏諸謀令祁緒勒党項兵。斷巴蜀。又諸嘗與滂同謁。上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躡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諸滂鸞。縶並伏誅。閏月己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爲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荊州總管楊素爲納言。朝野皆請封禪。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絕。左衛大將軍廣平王雄貴。寵特盛。與高頰。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上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八月壬戌。以雄爲司空。實奪之權。雄既無職務。乃杜門不通賓客。帝踐阼之初。柱國沛公鄭譯。請脩正雅樂。詔大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彦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爲宮。各用七聲。世莫

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
 二均八十四調以校太樂所奏例皆乖越譯又於七音
 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作書宣示朝廷與孫公世子
 蘇夔夔議累忝定律時人以音律又無通者非譯夔一朝
 可定帝素不悅學而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宿儒反
 不逮譯等常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
 及七調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或欲令各造樂待成擇其
 善者而從之安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帝張樂試之先
 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
 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上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
 從之時又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譯等為黃鍾調成
 奏之帝召問寶常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帝不悅寶常
 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
 率下鄭譯調二律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
 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蘇夔尤忌寶常夔父
 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寶常樂竟為威
 所抑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舊樂器并江左樂工帝令
 廷奏之歎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
 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仍詔太常置清商署以掌
 之時天下既壹異代器物皆集樂府牛弘奏中國舊音
 多在江左前克荊州得梁樂公平蔣州又得陳樂史傳
 相承以為合古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之樂及後

周所用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冬十二月
 甲子詔弘與許善心姚察及通直郎虞世基參定雅樂
 世基為之子也 己巳以黃州摠管周法尚為永州摠
 管安集嶺南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
 史錢季卿等皆詣法尚降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不
 受命法尚擊斬之 以駕部侍郎狄道辛公義為岷州
 刺史岷州俗畏疫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
 命皆輿置己之廳事暑月病人或至數百廳廊皆滿公
 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負問病者既
 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
 吾死久矣皆懇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
 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後遷并州刺史下
 車先至獄中露坐親自驗問十餘日閒決遣咸盡方還
 聽事受領新訟事皆立決若有未盡必須禁者公義即
 宿聽事終不還閤或諫曰公事有程使君何自苦公義
 曰刺史無德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
 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鄉閭父老遽曉之
 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為河南王楷為華陽王昭
 廣之子也 二月庚申上幸晉陽命高頊居守夏四月
 辛酉至自晉陽 成安文子李德林恃其才望論議好
 勝同列多疾之由是以佐命元功十年不徙級德林數

與蘇威異議高頴常助蘇威德林恨戾上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上許之及幸晉陽店人訴稱高氏強奪民田於內造店賃之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司農卿李圓通等復助之曰此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自具益惡之虞慶則等奉使關東兗省還皆奏稱鄉正專理辭訟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不便於民上令廢之德林曰茲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復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下自今羣臣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上遂發怒大詔云爾欲以我為王莽邪先是德林稱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給事黃門侍郎猗氏陳茂等密奏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上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豫計議者以公不弘耳寧自知乎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但預散參上不許遷懷州刺史而卒李圓通本上微時家奴有器幹及為隋公以圓通及陳茂為參佐由是信任之梁國之廢也上以梁太府卿柳莊為給事黃門侍郎莊有識度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雅達政事上及高頴蘇威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譜之於上上稍踈之出為饒州刺史上性猜忌

不悅學既任智以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規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尚書左僕射高頴治書侍御史柳或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地上不納頴等乃盡詣朝堂請罪上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死上不憚乃令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上寵高頴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捶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固諫上不從竟於殿廷殺之上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包桑朕甚愍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 六月辛酉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秋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為內史令冬十一月辛丑上祀南郊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毘族陵駕塞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丈進越州高智

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
 道入蔣山李稜饒州吳世華温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
 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
 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
 執縣令或抽其腸或鬻其肉食之曰更能使饑誦五教
 邪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
 鐵柱戴東綦夜浮渡江規賊還而後往爲賊所擒遣兵
 仗三十人防之鐵柱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剖其
 臍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
 子津入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進擊晉陵賊帥顧
 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沈玄愴敗走素追擒之高
 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
 子總管南陽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
 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
 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
 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
 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
 大破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召行軍記
 室封德彝計事德彝墜水人救獲免易衣見素竟不自
 言素後知之問其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嗟異之德
 彝名倫以字行隆之之孫也汪文進以蔡道人爲司空
 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

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
 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
 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沒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
 事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徹於温州步
 道向天台指臨海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慧走保
 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恐
 爲後患復請行遂乘傳至會稽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
 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遽奔州走餘
 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
 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
 州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班師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
 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女獎爲儀
 同三司賞賜甚厚陀信之子也揚素用兵多權略馭衆
 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
 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
 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
 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
 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
 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
 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以井州總管晉王廣爲揚
 州總管鎮江都復以秦士凌爲井州總管 番禺夷王仲
 宣反嶺南首領多應之引兵圍廣州韋泚中流矢卒詔

以其副慕容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又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矩至南康得兵數千人仲宣遣別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擊斬之進至南海高涼沈夫人遣其孫馮暄將兵救廣州暄與賊將陳佛智素善逗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更遣孫益出討佛智斬之進會鹿愿於南海與慕容三藏合擊仲宣仲宣衆潰廣州獲全沈氏親被甲乘介馬張錦鞞引穀騎衛從裴矩巡撫二十餘州蒼梧首領陳坦等皆來謁見矩承制署為刺史縣令使還統其部落嶺表遂定矩復命上謂高頻楊素曰韋沈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矩為民部侍郎拜馮益高州刺史追贈馮寶廣州摠管譙國公冊沈氏為譙國夫人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仍敕以夫人誠效之故特赦暄逗留之罪拜羅州刺史皇后賜夫人首飾及宴服一襲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陳之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忠順之心今賜物具存此其報也汝曹皆念之盡赤心於天子番禺摠管趙訥貪虐諸俚僚多三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救委夫人招慰三叛夫人親載詔

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論諸俚僚所至皆降上嘉之賜夫人臨振縣為湯沐邑贈馮僕崖州摠管平原公 十一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 二月戊午吐谷渾遣使入貢吐谷渾可汗夸呂聞陳三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夸呂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作國間之必當相做何以拒之朕情存安養各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遷臨賴令高頻薦曠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上召見勞勉之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丙子優詔擢為荊州刺史 辛巳晦日有食之 初帝微時與滕穆王瓚不協帝為周相以瓚為大宗伯瓚恐為家禍陰欲圖帝帝隱之瓚妃周高祖妹順陽公主也與獨孤石素不平陰為呪詛帝命出之瓚不可秋八月壬申瓚從帝幸栗園暴薨時人疑其遇禍乙亥帝至自栗園沛達公鄭譯卒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魏書卷一百七十八 齊書卷一百七十八

魏書卷一百七十八

光奉

勅編集

隋紀二

起玄微因數盡曆

高祖文皇帝上之下

開皇十二年春二月己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

軍大將軍 國子博士何妥與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

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為太子通事舍人少敏辯有

盛名士大夫多附之又議樂夔與妥各有所持詔百僚

署其所同百僚以威故同夔者什八九妥恚曰吾席間

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邪遂奏威與禮部

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

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弘為世子同和為叔言二

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

冒為官等數事上命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

事頗有狀上大怒秋七月己巳威坐免官爵以開府儀

同三司就第盧愷除名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初周室以來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等甄別

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

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

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

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欲使有無相贈民部侍郎郎茂以

為煩迂不急皆奏罷之茂基之子也嘗為衛國令有民

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

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

義元預等各感悔頓首請罪遂相親睦稱為友悌己

已上享太廟 壬申晦日有食之 帝以天下用律者

多踳駁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諸州死罪不得即決悉

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冬十月壬午上享

太廟十一月辛亥祀南郊 己未新義公韓擒虎卒

十二月乙酉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與高頌專

掌朝政素性疎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頌推高頌敬牛

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

才藝風調優於頌至於推誠體國與物平富有宰相識

度不如頌遠矣右領軍大將軍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

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

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坐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

獄謂之曰我以高頌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曰此二人

惟堪吟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頌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

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曰

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

八千兵度江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

賞何用追論弼曰臣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

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上

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 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入者常多於出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挾鄉每子纔至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上祀感生帝壬戌行幸岐州 二月丙午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使楊素監之素奏前萊州刺史宇文愷檢校將作大匠記室封德彝為土木監於是東山堙合以立宮殿崇臺累榭死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 丁亥上至自岐州 己卯立皇孫暕為豫章王暕廣之子也 丁酉制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是歲上命禮部尚書牛弘等議明堂制度宇文愷獻明堂木椽上命有司規度安業里地將立之而諸儒異議久之不決乃罷之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云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祖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云入突厥詠言祖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

窺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乃不脩職貢頗為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厥微觀察之 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曾成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突利復請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符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疆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 牛弘使協律郎范陽祖孝孫等參兵雅樂從陳陽山太守毛奕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名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上猶記何受之言注弘奏上不聽作旋宮但用

黃鍾官於是弘等復為奏附順上查其前代金石並銷毀之以息異議弘等又作武舞以象隋之功德郊廟饗食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稍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十四年春三月樂成夏四月乙丑詔行新樂且曰民間音樂流僻日久弄其舊體競造繁聲且加禁約務存其本萬寶常聽大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久之竟餓死且死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廩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扶風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與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上從之六月丁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母得治生與民爭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為納言初張賓曆既行廣平劉孝孫及冀州秀才劉焯並言其失賓方有寵於上劉暉附會之共短孝孫等斥罷之後賓卒孝孫為掖縣丞委官入京上其事詔留直太史累年不調乃抱其書使弟子輿糶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而奏之帝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其善乃遣與賓曆比校短長直太史勃海張賈玄與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十有五率皆無驗賈玄所刻前後妙中孝孫所刻驗亦過半於是上引孝孫賈玄等親自勞徠孝孫請先

斬劉暉乃可定歷帝不憚又罷之孝孫尋卒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涕泣以視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八月平未上帥民就食於洛陽數片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剛於伏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冬閏十月甲寅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瑄陳叔寶以時脩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陳叔寶從帝登印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弄表請封禪帝優詔答之它日復侍宴及出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迷不之省高須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誠可笑蓋天亡之也昔符氏征伐所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民糶除名帝後復欲授以一州賁對詔失旨又有怨言帝大怒遂不用皇太子為言此輩並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弃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盧賁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頽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謀大逆譯為巫蠱如賈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避置之則怨望自

為難信非我弃之衆人見此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
賈遂廢至於家 晉王廣帥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
牛弘等制文儀注既成帝視之曰故事體大朕何德以
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十二月乙未車駕東巡
上好機祥小數上儀同三司蕭言上書曰甲寅乙卯
天地之合也今茲甲寅之年以辛酉朔冬至來年乙卯
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至尊奉命夏至陰
始祀地之辰即皇右奉命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右仁
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大悅賜物五
百段吉蠶之孫也貞外散騎侍郎王劭言上有龍顏戴
于之表指示羣臣上悅拜著作郎劭前後上表言上受
命符瑞其衆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摭佛經回
易文字曲加誣飾撰呈隋靈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
示天下勸集諸州朝集使鹽王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
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編而後罷上益喜前後賞賜
優洽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頓齊州庚午為壇於泰山柴
燎祀天以獻旱謝愆祭禮如南郊又親祀青帝壇赦天
下 二月丙辰收天下兵器敢私造者坐之關中緣邊
不在其例 三月己未至自東巡 仁壽宮成丁亥上
幸仁壽宮時天暑有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奏焚除之
上聞之不悅及至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揚素殫民力為

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聞之惶恐慮獲譴以告封德彝
曰公勿憂侯皇右至必有恩詔明日上果召素入對獨
孤右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
忠孝賜錢百萬錦綉三千段素負貴恃才多所凌侮唯
賞重德薄每引之與論宰相職務終日忘倦因撫其牀
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座屢薦於帝帝擢為內史令人
夏四月己丑朔赦天下 六月戊子詔鑿底柱 庚寅
相州刺史豆盧通真綾文布命焚之於朝堂 秋七月
納言蘇威坐從祠太山不敬免職而復位上謂羣臣曰
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矣不
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戊寅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戊子以吏部尚書韋世
康為荊州總管世康洸之弟也和靜謙慈在吏部十餘
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
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因懇乞骸骨帝不許使鎮荆
州時天下唯有四總管并楊益荆以置蜀蜀三王及世
康為之當世以為榮 十一月辛酉上幸溫湯 十二
月戊子救盜邊糧一升已上皆斬仍籍沒其家 己丑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汴州刺史令狐熙來朝考績
為天下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熙之子也
十六年春正月丁亥以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王
巖為安岳王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韶為襄安王暉

為潁川王皆勇之子也 夏六月甲午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秋八月丙戌詔決死罪者三奏然後行刑 冬十月己丑上幸長春宮十一月壬子還長安 党項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降之 帝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渾可汗世伏世伏上表請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十七年春三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歲擊南寧羌平之初梁虜之克王謙也西南夷獠莫不歸附唯南寧州酋帥襲震恃遠不服虜上疏以為南寧州漢世犂柯之地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為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士民襲震遂竊據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衆略定南寧帝以天下初定未之許其後南寧夷襲訖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于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二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璽于於是勒石頌美德萬歲請將襲訖入朝詔許之襲訖陰有貳心不欲詣闕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訖而還庚寅上幸仁壽宮 桂州理帥李光任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尚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頓于

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法尚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余等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稠安之兄子也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獬猛力者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土事難克舉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東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傳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河東趙綽固

爭曰奉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言大理官司太寬帝以曠爲忠直曠每且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佗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佗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頰會獨孤石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曠因免死徙廣州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置嘗衣緋褱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置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置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一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本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

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殺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詞之不肯退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瑰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胄同時俱名乎怒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胄端之子也帝晚節用法益峻御史於元日不劾武官衣劔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怕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馮驩少卿陳延有隙嘗巡葉雷客館庭中有馬屎又眾僕於壇上擣浦以白帝帝大怒王客令及擣浦者皆杖殺之極陳延幾死帝遣親衛大都督長安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恭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勾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爲右武侯將軍上柱國彭公劉昶與帝有舊帝甚親

之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數有罪上以祖故每原之
 居士轉輸恣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
 其頸而搏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
 三百人毆擊路人多所侵奪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
 或告居士謀為不軌上怒斬之公卿子弟坐居士除名
 者甚眾 楊素牛弘等復薦張胄玄曆術上令楊素與
 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又難通者令劉暉與胄
 玄等辨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上乃
 拜胄玄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定新
 術至是胄玄曆成夏四月戊寅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
 暉等四人並除名 秋七月桂州人李世賢反上議討
 之諸將數人請行上不許顧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曰
 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
 謝恐懼乃以慶則為桂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秦王
 俊幼仁慈喜佛教嘗請為沙門不許及為并州總管漸
 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俊好內其妃崔氏弘度之
 妹也性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
 縱丁亥免俊官以王就第崔妃以毒王廢絕賜死於家
 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它過但費官物營私
 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復諫曰秦王之
 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

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 戊
 戌突厥突利可汗來迎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
 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監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
 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
 居北方既尚王長孫晟談其帥眾南徙居度斤舊鎮錫
 資優厚都監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
 遂絕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輒遣奏聞由是邊
 鄙每先有備 九月甲申上至自仁壽宮 何稠之自
 嶺南還也稱猛力請隨稠入朝稠見其疾篤遣還欽州
 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使還素狀上意不
 懌冬十月猛力病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
 死矣稠曰猛力與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
 直其子必來猛力臨終果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約
 不可失信汝葬我畢即宜登路長真嗣為刺史如言入
 朝上大悅曰何稠者信蠻夷乃至於此 魯公虞慶則
 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為隨府長史什住通於
 慶則愛垂恐重泄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上聞之禮賜
 甚薄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
 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使什住馳詣京師
 奏事觀上顏色什住因告慶則謀及下有司案驗十二
 月壬子慶則坐死拜什住為柱國 高麗王湯聞陳三
 大懼治兵積穀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難

稱藩附誠節未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然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恣心易行率由憲章即具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王謂陳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有責王前近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殺動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吐谷渾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遣使陳廢立之事并謝車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

十八年春二月甲辰上幸仁壽宮 高麗王元帥靺鞨之眾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射高顯為漢王長史周羅睺為水軍總管 延州刺史獨孤陀有婢曰徐阿尼事猫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皆移於畜猫鬼家會獨孤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醫皆曰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異母弟陀妻楊素與母妹由是意陀所為令高顯等雜治之具得其實上怒令以積車載陀夫妻將賜死於家獨孤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弟司動侍郎整詣關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為民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

有人訟其母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至是詔誅被訟行猫鬼家夏五月辛亥詔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並投於四裔 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辛卯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一月癸未上祀南郊 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

十有一所 南寧夷襄詭復及蜀王秀奏史萬威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責萬威萬威詆調上怒命斬之高顯及左衛大將軍元昊等固請曰萬威雄略過人將士樂為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赦天下 二月甲寅上幸仁壽宮 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監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射高顯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下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監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監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監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

云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且行百餘里收得數百
 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
 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
 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
 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
 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
 耳突利大懼謂其眾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
 留其宦官執室領其眾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
 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
 護突厥上公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相辨詰突利
 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奔其妻子與突利歸
 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高頰使上柱
 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疾蠡山與突厥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
 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
 高頰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
 餘里而還揚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
 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
 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
 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
 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真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
 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

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眾號哭而去 六
 月丁酉以豫章主暉為內史令 宜陽公主世積為涼
 州總管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云抵世積
 世積不納孝諧配防桂州因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
 其貴不道人答曰當為國主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
 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
 希非用武之國世積坐誅拜孝諧上大將軍 獨孤后
 性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邈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
 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向上聽朝陰殺之上
 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
 里高頰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
 子不得自由高頰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
 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至后流
 涕拜謝頰素等和解之因置酒極歡先是后以高頰父
 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己為一婦人遂銜之時
 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志從容謂頰曰有神告
 晉王妃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頰長跪曰長幼有序其
 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后知頰不可奪陰欲去之會
 上令選東宮衛士以入上臺頰素稱若盡取疆者恐東
 宮宿衛太劣上作色曰我有時出入宿衛須得勇毅太
 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弊法如我意者怕於
 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佳事我熟見

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頌子表仁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防之頌夫人卒獨孤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后言告頌頌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既而頌愛妻生男上聞之極喜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尚復信高頌邪始陛下欲為頌娶頌心存愛妻向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安得信之上由是疎頌伐遼之役頌固諫不從及師無功后言於上曰頌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事於頌頌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諒甚銜之及還泣言於后曰兒幸免高頌所殺上聞之彌不平及擊突厥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頌欲反上未有所吝頌已破突厥而還及王世積誅推戴之際有官禁中事云於頌處得之上大驚有司又奏頌及左右衛大將軍元旻元胄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旻胄坐免官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頌無罪上愈怒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秋八月癸卯頌坐免上柱國左僕射以齊公就第未幾上幸秦主俊第召頌侍宴頌獻歡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上謂頌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頌勝於兒子

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頓然忘之如本無高頌人臣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頌國令上頌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頌曰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頌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復奏沙門真覺嘗謂頌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主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猶不得天下頌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頌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頌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頌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頌歡然無恨色先是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驕蹶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頌上初然之及頌得罪上深責之善憂懼而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監賞機暗清慎絕倫然獎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為意利珍吾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政良者男女萬餘口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義公主已卒復

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奏浚于部落歸者皆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監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於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內自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隋書卷一百七十九 高祖本紀第三 起上皇 崩盡昭 陽大淵 獻凡四年 奉 勅編集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二十年春二月熙州人李英林反三月辛卯以楊州總管司馬河內張衡為行軍總管帥步騎五萬討平之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作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頊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頊云必不然及平陳遽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頊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頊皇太子於己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揚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道晟追之斬首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

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遂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道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頡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秦孝王俊久疾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者曰我勳力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歎怖疾遂篤乃復拜俊上柱國六月丁丑俊薨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旋與人作鎮石耳俊子浩崔妃所生也庶子曰湛羣臣希旨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鑑上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後而能久長者汝為儲后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之事故賜汝以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殖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常所食也若存記前事應知我

心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日內外百官相帥朝東宮此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乃賀也不得言朝上曰賀者正可三數十人隨情各去何乃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可乎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傳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佗故其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疑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穎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過惡賈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唯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上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無貴賤廣必與蕭妃迎門接引為設美饌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上與后嘗幸其第廣乘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絲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練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上又問上儀同三司韋鼎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

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卿不肯顯言邪聖主廣羨委儀性敏慧沈深嚴重好學善屬文檄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爲楊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后亦泣然泣下廣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鳩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下后忿然曰覘地伐漸不可耐我爲之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婦禮待之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遇毒而夭我亦不能窮治何故復於汝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與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子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拜問訊此是幾許苦痛邪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廣與安州總管宇文述素善欲述以爲壽州刺史廣尤親任總管司馬張衡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今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領頗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未易謀也然能移主上意者唯揚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之廣大悅多資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素凡有所爲皆先籌於約而行之述請約盛陳器玩與

之酣暢因而共博每賜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今述與公爲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爲爾述因通廣意說之曰夫守正復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事有年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弃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聞之大喜撫掌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穎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素從之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后意右泣曰公言是也吾兒大孝愛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豈若覘地伐與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因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雲者常恐其潛殺之素既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素金使資上廢立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使新豐

人王輔賢造諸默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單陋勇時於中寢息布衣章襍其以當之上知勇不自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愜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禦上聞素譖毀甚疑之右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以成其罪上遂踈忌勇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甘隨事奏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以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之出左衛率蘇孝慈爲湖州刺史勇愈不悅太史令袁充言於上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充君正之子也晉主曠又令督王府軍事姑臧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詭謗過失日聞段達因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許諾即上書告之秋九月壬子上至自仁壽宮翌日飾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遷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讎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上既數聞譖毀疑朝臣悉知之故於衆中發問冀聞太子之過弘對既失旨上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此去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入敵國我爲下痢不解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

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乃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李壽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遂因長歎回視云我大覺身妨上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怕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嘗指皇后侍兒謂人曰是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我深疑其遇毒嘗責之勇即對曰會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長寧初生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遺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劉今儻非類便亂宗拓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曼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讓言罔極惟陛下察之上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威對曰太子由來與臣語唯意在驕奢且云若有諫者正當斬之吓殺百許人自然永息營起臺殿四時不輟前蘇孝慈解左衛率太子奮鬚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湏尚書多執法不與輒怒曰僕射

以下吾會戮二人使知慢我之禍每云至尊惡我多則庶高緯陳叔寶豈薛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上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邪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勇使所親裴弘以書與旻題云勿令人見上曰朕在仁壽宮有纖介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又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於仗右衛大將軍元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上以旻及裴弘付獄先是勇見老枯槐問此堪何用或對曰古槐尤宜取火時衛士皆佩火燧勇命工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索得之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子此意別有所在至尊在仁壽宮太子常飼馬千匹云徑往守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太子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既似加瑠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之罪上及皇后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冬十月乙丑上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內史侍郎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

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閉默長監主儼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上覽之聞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螻蟻手不宜復留意已已詔元旻唐令則及太子家令鄒文騰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典膳監元淹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前主簿下士何疎並處斬妻妻子孫皆沒官車騎將軍榆林閣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大翼特免死各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皆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義率更令曾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元衡皆處盡於是集羣官于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賞鞠勇之功也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提其髻初雲昭訓父定與出入東宮無節數進其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與曰公所為不合法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公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以告勇勇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牧管唐令則為勇所昵狎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取媚於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數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勇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二人曰

鄉等正解讀書其夏侯福嘗於閣內與勇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勇為福致請乃釋之勇嘗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止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數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嘗寘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賦媚娘洗馬李綱起白勇曰今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豈不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歸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此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上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無理然徒知其未知其二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疎弃也自古國家廢立家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

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萬歲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言於上曰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塞上畜牧耳遂寢之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擗殺之既而追之不及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共冤惜之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十二月戊午詔從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始太子之謀奪宗也洪州總管郭衍預焉由是徵衍為左監門率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頗請見上申寃而廣過之不得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帝所輿得引見楊素因言勇情志昏亂為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且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三可翹足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玄齡與杜果之凡

孫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辛巳始詔有盜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是歲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其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致能以致禍也 齊州行參軍章武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紲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媿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俾援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更無慈愛之心民懷茲詠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

太史令表充表稱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琤璣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改元 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 丁酉徙河南王昭為晉王 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摠管韓洪於恒安 以晉王昭為內史令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乙丑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將軍河間劉焯上表切諫不聽秋七月戊戌改國子為太學 初帝受周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冬十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山獠作亂以衛尉少卿洛陽衛文昇為資州刺史鎮撫之文昇名玄以字行初到官僚方攻大牢鎮文昇單騎

浩其營謂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
羣僚莫敢動於其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
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謙二千匹壬辰以文昇為
柔州總管 潮成等五州獠反高州酋長馮益馳詣京
師請討之帝敕楊素與蓋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
中有如是人即遣蓋發江嶺兵擊之軍平除蓋漢陽太
守 詔以楊素為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為受降使者
狄啓民可汗北擊汝迦

二年春三月己亥上幸仁壽宮 突厥思力俟斤等南
度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
諸軍追擊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
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
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
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啓民自是突厥遠遁道殫南無復寇
抄素以功進子玄感柱國賜玄縱爵淮南公 兵部尚
書柳述慶之孫也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屬
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萬年晝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
言之述時侍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軍兵機要
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婿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為
官不擇賢重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其言願
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秋七月丙戌詔
内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

管蜀王素容貌瑰偉有膽氣好武執帝每謂獨孤后曰
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瓛
之討西爨也帝令上開府儀同三司楊武通將兵繼進
秀以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物不
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自長史元巖
卒後秀漸奢僭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官者車馬被服
擬於乘輿及太子勇以譏廢晉王廣為太子秀意甚不
平太子恐秀終為後患陰令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上遂
徵秀秀猶豫欲謝病不行摠管司馬源師諫秀作色曰
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忝參府幕敢不
盡心聖上有敕追王以淹時月今乃遷延未去百姓不
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寔之詔降一介之使
王何以自明願王熟計之朝廷恐秀生變戊子以原州
摠管獨孤措為益州摠管馳傳代之措至秀猶不肯行
措諷諭久之乃就路措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行
四十餘里將還窺措規知有備乃止 八月甲子皇后
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
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
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襍裹而納之著
作郎王劭上言佛說人應生天上及生無量壽國之時
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伎樂來迎伏惟大行皇后福善

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至陸巨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兩金銀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其有自然種種音響震滿虛空至夜五更奄然如寐遂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上覽之悲喜九月丙戌上至自仁壽宮 冬十月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達雄之弟也 閏月甲申詔楊素蘇威與吏部尚書牛弘等脩定五禮 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云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字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別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隨其云乎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壬寅葬獻皇后於太陵詔以楊素經營葬事勤求吉地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可別封一子義康公邑萬戶并賜田三十頃綰萬段朱萬石金珠綾錦稱是 蜀王秀至長安上見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秀謝罪太子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素王慶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蠱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執法者

開府儀同三司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縛手釘心枷鎖粗械書上及漢王姓名仍云請西岳慈父聖母神兵收楊堅楊諒神魂如此形狀勿令散湯密埋之華山下揚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稱京師妖異造蜀地徵祥并作檄文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俱以聞奏上曰天下寧有是邪十二月癸巳廢秀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聽與妻子相見唯給掃婢二人驅使連坐者百餘人秀上表摧謝且曰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其愛子也上因下詔數其十罪且曰我今不知楊堅楊諒是汝何親後乃聽與其子同處初楊素嘗以少謹敕送南臺命治書侍御史柳或治之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之於階下踞旁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蜀王秀嘗從或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或與之秀遺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素素或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為民配戍懷遠鎮帝使司農卿趙仲卿往益州窮索秀事秀之質多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賜甚厚久之貝州長史裴肅遣使上書稱高顯以天挺良

才元勲佐命爲衆所疾以至廢棄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又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私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則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肅至上面諭以勇不可復收之意而罷遣之肅俠之子也楊素弟約及從父文思文紀族父忌並爲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廣營資產自京師及諸方都會處邸店碾磑便利田宅不可勝數家產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親故吏布列清顯既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愈盛朝臣有違忤者或至誅夷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敢與素抗而不撓者獨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大理卿梁毗而已始毗爲西寧州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憂備虜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爲大理卿與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恐爲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

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逾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空息異圖四海有虞必爲禍始夫茲巨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玄基之於易世而卒珍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爲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僚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寔疎忌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出揚約爲伊州刺史素既被疎吏部尚書柳述益用事攝兵部尚書參掌機密素由是惡之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補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諫將韓擒虎關將非領將史萬歲驍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交州使帥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爲瓜州刺史長安劉方有將帥之略詔以方爲交

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方軍令嚴肅有犯必斬然仁愛士卒有疾病者親臨撫養士卒亦以此懷之至都隆嶺遇賊擊破之進軍臨佛子營先諭以禍福佛子懼請降送之長安

三年秋八月壬申賜幽州總管燕榮死榮性嚴酷鞭撻左右動至千數嘗見道次叢荆以為堪作杖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罪榮曰後有罪當免汝既而有犯將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以有罪宥之榮曰無罪尚爾况有罪邪杖之自若觀州長史元弘嗣遷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怒曰豎子何敢玩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廳得一糠一糶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弘嗣付獄禁絕其糧弘嗣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使案驗奏榮暴虐贖職狼藉徵還賜死元弘嗣代榮為政酷又甚之九月壬戌置常平官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揚素甚重之勤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食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

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國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諡曰文中子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啓民步迦眾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啓民置磧口啓民於是盡有步迦之眾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隋紀四 開皇九年 光奉 勅編集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四年春正月丙午赦天下 帝將避暑於仁壽宮
術士章仇太翼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鑿與不返帝
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甲子幸仁壽宮乙丑詔
賞賜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夏四月乙卯上不豫
六月庚申赦天下秋七月甲辰上疾甚卧與百僚辭訣
並握手獻赦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高
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昃忘倦雖
齋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
仍遣使若勞問其家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
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自非享
宴所食不過一由後宮皆服弊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
壽之閒丈夫率衣綸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
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
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獨異州已一百萬云然猜忌苛
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
敵此其所短也初文獻皇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
人蔡氏皆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蔡氏丹陽人也上寢

疾於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
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
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
報太子官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
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
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
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
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教書楊素聞之以白
太子矯詔執述巖擊大理獄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
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郭慶今右庶子張衡入寢
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
論陳夫人與後宮開變相顧戰栗失色嗣後太子遣使
者齎小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
惶懼以為鳩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合中有同心結
數枚官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
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乙卯發
喪太子即皇帝位會伊州刺史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
長安易留守者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
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楊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
堪大任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八月丁卯梓宮至
自仁壽宮丙子殯于太興前殿柳述元巖並除名述徙
龍川巖徙南海帝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

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臨終上表請葬於柳氏帝愈怒竟不哭葬送甚薄 太史令朱充奏言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禮部侍郎許善心議以為國哀甫爾不宜稱賀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素惡善心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不拘律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譏廢居常怏怏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言於高祖以突厥方彊宜修武備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突厥嘗寇邊高祖使諒禦之為突厥所敗其所領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其宿舊奏請留之高祖怒曰爾為藩王惟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宿舊廢國家憲法邪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鷄鷄耳何用腹心為王類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積成其陰謀會樊城守東井儀曹鄴人傅弈曉呈歷諒問之曰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遣軍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舊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詠密約若璽書召汝殺字傍別加一點

又與王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詠知有變詰通通占對不屈乃遣歸長安諒遂發兵反總管司馬安定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為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京兆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位為方伯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厲階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曰若不斬模無以壓眾心乃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及將誅之據管府兵曹聞喜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滿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慕容良出滄口趣襄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與柱國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

將軍洛陽立和為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簡精銳數百騎
戴羅離詠稱諒官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
豪傑亦有應之者立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
史勃海高義明司馬北平榮毗皆為及者所執裴文安
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攻圍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
州而召文安遷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
意主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
王明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刺史薛粹為絳州刺
史梁普陸為潞州刺史韋道正為韓州刺史張伯英為
澤州刺史代州總管天水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
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關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
法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
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閤
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明紇單貴於
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
無聲遂街枚而濟遲明擊之紇單貴敗走駟懼以城降
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曰破賊皆如所量於是素
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眾數萬以討
諒諒之初起兵也妃兄且盧毓為府主簿苦諫不從私
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為國

也不若且偽從之徐伺其便毓勸之子也毓兄顯州刺
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光威
不能自遠臣請從軍與毓為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
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
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濟留年毓謂濟曰漢王構逆敗不
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家國邪當與卿出兵拒
之濟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
追斬之出皇甫謐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儀同三司宿
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
諒至給其眾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楷胡守南城不
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
之毓諶皆死綦良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
相州事薛胄又不克遂自滄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
理自大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為行軍總管軍
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眾而驕不足
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營之祥簡精
銳於下流潛濟公理間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
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趨黎陽綦良軍不戰而潰
祥寧之子也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
問可使取抗者於楊素素薦前江州刺史勃海李子雄
授上大將軍拜廣州刺史又以左領軍將軍長孫晟為
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李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行

布在諒所部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朕今相委公其勿辭李雄馳至幽州止博會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抗榮定之子也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京北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代人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喬鍾葵乘眾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曉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為諒城守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眾十餘萬柵絕徑路也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因爾致遲素責所由軍司具對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素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也介休聞素至奔城走諒趙子開敗大懼自將眾且十萬拒素於高澤會天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頊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

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頊謂其子曰氣侯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帝遣楊約齎手詔勞素王頊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以成豎子名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墜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并獲頊尸梟於晉陽羣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與獨孤后其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嗣於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軍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目光曰昔辛伯諗周相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播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冬十月己卯葬文皇帝於大陵廟號高祖與文獻皇后同墳異穴 詔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二十二

成丁 童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揚素以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為儀同三司資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妓妾二十人 丙申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及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於上洛以置關防 壬子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諡曰煬 癸丑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仍曰宮室之制本以便生今所營構務從儉約 蜀王秀之得罪也右衛大將軍元胄坐與交通除名又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立和以蒲州失守除名胄與和有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奏之胄竟坐死於是徵政為驍衛將軍以和為代州刺史

煬皇帝上之上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赦天下改元 立妃蕭氏為皇后 廢諸州總管府 丙辰立晉王昭為皇太子 高祖之末羣臣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時天下無事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薛長良等以步騎萬餘出越裳方親帥大將軍張慈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 二月戊辰赦有司大陳金寶器物錦練車馬引揚素及諸將討漢王

諒有功者立於前使奇章公牛弘宣詔稱揚功伐賜資各有差素等拜舞蹈而出己卯以素為尚書令 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鐵裝帶 三月丁未詔揚素與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居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開夔州道 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 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湖北跨洛瀆發大江之南五嶺以比奇村異石輪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辛亥命尚書右丞皇甫謐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丁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又作天經宮於東京四時祭高祖 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關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既戰偽比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却走蹂其陳

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虜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弃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腫足死者什四五方亦得疾卒於道初尚書右丞李綱數以異議忤楊素及蘇威素薦綱於高祖以為方行軍司馬方承素意屈辱之幾死軍還久不得調威復遣綱詣南海應接林邑久而不召綱自歸奏事威劾奏綱擅離所職下吏案問會赦免官屏居於鄆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渠滎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芙蓉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十六院競以綵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夜帝特請王思薄多所猜忌滕王綸衛王集內自憂懼呼術者問吉凶及章離求福或告其怨望况詛有司奏請誅之秋七月丙午詔除名為民徙邊郡綸瓚之子集奕之子也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

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陸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楫黃篋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乘之及戰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騰騰船入權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糧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艦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朔兩岸而行旌旗蔽野坊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疊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飲將發之際多弃理之 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聿雲起護突厥兵討之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實厭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詠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泄事實者斬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權為治書侍御史 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為葉

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居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為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侯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以寇抄為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為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侯斤契苾歌楞為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侯斤字也嗒為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其酋長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進將作大匠宇文愷位開府儀同三司 丁卯遣十使併省州縣 二月丙戌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開府儀同三司何稠為大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損益夏晷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稱上意諫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擊毳之用者殆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鵝巢民欲取之不可

上乃伐其根鵝恐殺其子自投擊毛投於地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游幸羽儀填街溢路亘二十餘里三月庚午上發江都夏四月庚戌自伊闕陳法駕備十乘萬騎入東京辛亥御端門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六月壬子以楊素為司徒進封豫章王諱為齊王 秋七月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嘗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負留而不補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真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處世其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蘊遂之從曾孫也 元德太子昭自長安來朝數月將還欲乞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甲戌薨帝哭之數聲而止尋奏聲伎無異平日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乃徙素為楚公意言楚與隋同分欲以厭之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下藥然密問醫者怕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亦

不將慎謂弟約曰我宜須重活邪乙亥素薨贈太尉公弘農等十郡太守葬送甚盛 八月辛卯封皇孫俊為燕王侗為越王侗為代王皆昭之子也 九月乙丑立秦孝王子浩為秦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冬十月詔改修律令 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初齊溫公之世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周宣帝時鄭譯奏徵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悉放遣之帝以啟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誘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闕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滿衢龍龜龜鼉水禽鱉魚柳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欻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龍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衣錦繡繡舞若鳴環佩綴花粧課京兆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帝多製豔篇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帝甚悅謂明達曰齊氏偏隅樂工曹妙達猶封王我今天下大同方且貴汝宜自修謹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啓民可汗入朝見

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今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辦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三月辛亥帝還長安 癸丑帝使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至流求國而還 初雲定興閻毗坐媚事太子勇與妻子皆沒官為奴婢上即位多所營造聞其有巧思召之使典其事以毗為朝請郎時宇文述用事定興以明珠絡帳賂述并以奇服新聲求媚於述述大喜兄事之上將有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定興可使監造上從之述謂定興曰兄所作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興兵征討若使之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於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然之乃賜殺長寧王儼分徙其七弟於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襄城王恪之妃柳氏自殺以從恪 夏四月庚辰下詔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 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甲申始頒行之民大厭嚴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放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又不繫悉府史之任掌要自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

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人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丙寅車駕北巡已亥頌赤岸澤五月丁酉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于井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初高祖受禪唯立四親朝同殿異室而已帝即位命有司議七廟之制禮部侍郎攝太常少卿許善心等奏請為太祖高祖各立一殿準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從迭毀之法至是有司請如前議於東京建宗廟帝謂秘書監柳詵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後世子孫處朕何所己亥詔為高祖建別廟仍修月祭禮既而方事巡幸竟不果立帝過鴈門鴈門太守丘和獻食甚精

至馬邑馬邑太守楊廓獨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由是所至獻食競為豐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織欲令啓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啓民嚙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謂是留香草耳啓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教之此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交庭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刺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投開為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已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襲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宮太府卿元壽言曰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旦千里動問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阻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

六官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內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也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啓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之臣兄弟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撫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遠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之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啓民重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憂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於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頭帝賜啓民帛二千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幡旗齋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斌諫不聽頰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頰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比虜頰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

廷殊無網紀禮部尚書宇文弼私謂頰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大修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丙子高頰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頰諸子徙邊弼妻于沒官為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頰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身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頰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頰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先是蕭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為內史令改封梁公宗族總麻以上皆隨才擢用諸蕭昆弟布列朝廷性澹雅不以職務為意身雖騎狝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汧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餘木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每至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頰頰至屋脊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

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啓民及公主金瓊各一井衣服被褥錦綵特勸以下受賜各有差帝懷啓民從入塞已丑遣歸國癸巳入樓煩關壬寅至太原詔營晉陽宮帝謂御史大夫張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衡乃先馳至河內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濟源幸衡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賜賚甚厚衡復獻食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己巳至東都壬申以齊王暉爲河南尹癸酉以民部尚書揚文思爲納言冬十月敕河北諸郡送一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置十二坊於洛水南以處之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一萬里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摠湊敦煌且去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濊汜而越崑崙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旣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

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唱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晉矩之唱導也 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隋書卷一百八十一

隋書卷一百八十一 司馬光奉 勅編集

隋紀五 起若雍執徐盡乙

煬皇帝上之下

大業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眾穿宋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內史令 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訪書尉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母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啟民舉其部落百萬之眾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改長之請天子既許之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毋向夫入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眾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為墟乎處羅懼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四馬 三月壬戌倭王多利思比孤遣使

入貢遺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之不悅謂馮臚卿曰蠻夷書無禮者勿復以聞 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軍每頓舍則外其轆以為外圍內布鐵蒺藜次施弩牀牀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射而發其外又以贈周圍施鈴柱槌磬以知所警 帝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丙寅命駿等齎物五千段以賜其王赤土者南海中遠國也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瞻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求勝地可置宮苑者夏四月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 初元德太子薨河南王齊王暕亦當為嗣元德吏兵二萬餘人采隸於暕帝為之妙選僚屬以光祿少卿柳謩之為齊王長史且戒之曰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鍾卿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謩之慶之從子也暕寵遇日隆百官趨謁闈咽道路暕以是驕恣昵近小人所為多不濃遣左右齋令則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美女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第淫而遣之仲錡智偉詣隴西攝多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暕暕令遠王仲錡等誣言主賜恥歸其家暕不知也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帝未有所答久之

主復以柳氏進陳暎約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安在
曰在齊王所帝不悅陳從帝幸汾陽宮大懼詔暎以千
騎入圍暎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
言為暎左右所過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暎罪失時
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誦得幸於暎遠
禁攜之至汾陽宮御史韋德裕希百劾奏暎帝令申士
千餘人大索暎第內窮治其事暎妃韋氏早卒暎與妃
姊元氏婦通產一女暎召相王令徧視後庭相王指妃
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暎以元德太子有三子恐不
得立陰挾左道為厭勝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
人賜妃姊死暎府僚皆斥之邊遠柳塞豈坐不能斥正
除名時趙王杲尚幼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暎一子不然
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暎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
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暎有
微失虎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暎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
弱備員而已大史令庾夔季才之子也其子為齊王屬
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回背如
此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猶
怒出為合水令 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
恩改戎俗爰於萬善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
從優厚 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
谷而東 裴矩誘鐵勒使擊吐谷渾大破之吐谷渾可

汗伏允東走入西平境內遣使請降求救帝遣安德王
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臨羌城吐谷
渾畏述兵盛不敢降帥眾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頭赤
水二城斬三千餘級獲其王公以下二百人虜男女四
千口而還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東西四千里南
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天下輕罪徙居之
八月辛酉上親祠恒岳赦天下河北道郡守畢集裴矩
所致西域十餘國皆來助祭 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
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 冬十月乙卯頒新式 常駿
等至赤土境赤土王利富多塞遣使以三十船迎之進
金鑲以纜駿船凡汎海百餘日入境月餘乃至其都其
王居處器用窮極珍麗待使者禮亦厚遣其子那邪迦
隨駿入貢 帝以右翊衛將軍河東薛世雄為王門道
行軍大將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出王門啓
民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且自設
備聞世雄已度磧大懼請降世雄乃於漢故伊吾城
東築城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
而還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 突厥啟民可汗來
朝禮賜益厚 癸未詔天下均田 戊子自上東都西
還 己丑制民間鐵叉搭鈎橫刃之類皆禁之 二月
戊申車駕至西京 三月己巳西巡河右乙亥幸扶風

舊宅夏四月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將擊吐谷渾五月乙亥上大獵於拔延山長圍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長寧谷度星獨丙戌至浩亶川以橋未成斬都水使者黃旦及督役者九人數日橋成乃行吐谷渾可汗伏允帥眾保覆表川帝命內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詠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輕其眾少不被甲挺身登山吐谷渾伏兵射殺之其亞將柳武建擊吐谷渾破之甲午吐谷渾仙頭王窮蹙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祿大夫梁默等追討伏允兵敗為伏允所殺衛尉卿彭城劉權出伊吾追擊吐谷渾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追奔至伏俟城辛丑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丙午至張掖帝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唱以厚利召使入朝壬子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裘香奏樂歌舞諂諛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咽周亘數千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

大悅癸丑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為戍卒以守之命劉權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扞禦吐谷渾以通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綏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能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寇鈔人畜死云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初吐谷渾伏允使其子順來朝帝留順不遣伏允敗走無以自資帥數千騎突莫党項帝立順為可汗送至玉門令統其餘眾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丙辰上御觀風殿大備文物引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升殿宴飲其餘驛使陪陪庭者二十餘國奏九部樂及魚龍戲以娛之賜賚有差戊午赦天下吐谷渾有青海俗傳置牝馬於其上得龍種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縱牝馬二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無効而止車駕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險峻魚貫而出風雪晦冥文武饑餓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馬驢什八九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癸未車駕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復幸東都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放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

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今被糾之家代輸賦役其歲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言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則曲盡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曲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機辯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折明敏時人不能致詰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及當樞要高祖末出為襄州總管帝即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為祕書監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司隸刺史房彥謙勸道衡杜絕賓客卑辭下氣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又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頴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頴邪付執纜者推之裴蘊奏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妾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之行役輿我重椎與高頴賀若弼等外擅威權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

道衡自以所坐非大過促憲司早斷冀奏百帝必赦之數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裴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天下寃之 帝大閱軍實稱器甲之美宇文述因進言此皆雲定興之功帝即擢定興為太府丞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捨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聞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連坐者千餘家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達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裝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實業者亦藉以寵須席胡客每過酒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具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賤者頗覺之見以綰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歎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善於供奉客上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郭衍嘗勸

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
 唯有郭銜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
 而內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
 隨謂之四道場梁公蕭鉅琮之弟子于生左右宇文龜慶
 之孫也皆有寵於帝帝每日於苑中林其閒盛陳酒饌
 救燕王俊與鉅龜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
 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罷朝即從之宴
 飲更相勸侑酒酣殺亂靡所不至以是為常楊氏婦女
 之美者往往進御品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於妃嬪公
 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帝復遣朱寬招撫流求
 流求不從帝遣虎賁郎將盧江陳稜朝請大夫同安張
 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之行月餘至其
 國以鎮周為先鋒流求王渴刺楚遣兵逆戰屢破之遂
 至其都渴刺楚自將出戰又敗退入柵枝等乘勝攻拔
 之斬渴刺楚虜其民萬餘口而還二月乙巳稜等獻流
 求俘頌賜百官進枝位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
 夫 乙卯詔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實相乖自今唯有功
 勳乃得賜封仍令子孫承襲於是舊賜五等爵非有功
 者皆除之 庚申以所徵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
 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三月癸亥
 帝幸江都宮 初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御史大夫張衡
 且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

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後自衡謂侍臣曰張衡
 自謂由其計畫今我有天下也乃錄齊王陳攜皇甫詡
 從駕及前幸涿郡柯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
 謹衡以憲司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父之衡督役築
 樓煩城因帝巡幸得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各
 謂衡曰父甚肥澤空且還郡復遣之榆林未幾救衡督
 役江都宮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衡謂玄感曰薛
 道衡具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頗
 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詣江都市將斬之又乃得釋除
 名為民放還田里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
 胡人姓支氏父收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
 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彊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
 充能伺候顏色為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二月己
 未文安憲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
 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第病好酒而酌
 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
 殺牛弘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忍射
 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救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千餘丈使可
 通龍舟并置驛官草頗欲東巡會稽 上以百官從駕
 皆服袴褶於軍旅間不便是歲始詔從駕派遠者文武

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緋綠青
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 帝之幸啓民
帳也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
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
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揚諺不肖
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
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
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
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
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如啓民苟或不朝將帥啓民
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潘禮頌關帝將討之課天下富
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開關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
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 二月己未上升
鈞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
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
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二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
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
下詔討高麗殺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
百艘官吏皆復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誓以下皆生
蠟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宮文
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掘岱天下之

兵無間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
手三萬人嶺南排獵手二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
月救河而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
樓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
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
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
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
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乙卯底
柱崩偃河逆流數千里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
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
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置遣
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疆大耳臣請以計
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置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
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
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
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
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置向善吾將
立為大可汗今發兵誅處羅然後為婚帝取批竹白羽
箭一枚以賜射置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
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
置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奔妻子將左右數
千騎東走緣道被劫虜於高昌單保時羅漫山高昌王

魏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
 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
 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
 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
 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快挾之色 帝自去歲謀
 討高麗詔山東宣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
 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
 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比邊尤甚
 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以償之又發度
 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糶
 糶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
 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餓死期不遠剽掠
 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鄆平民王薄擁衆據
 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
 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動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
 東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
 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東出仕官貴產富厚霸
 道喜遊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
 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嘗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
 人為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為二
 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以家
 為水所漂妻子餓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

德建德匿之官司逐捕縱跡至建德家建德謂安祖曰
 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尚為所敗
 今水潦為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
 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以大亂丈夫
 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為亡虜邪乃集無賴少年得數
 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安祖自號將軍
 時解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脩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
 內為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
 麾下二百人云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
 兵項之孫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
 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
 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
 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甲子救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
 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為三使其弟
 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勤大柰別
 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
 號為婆那可汗賞賜甚厚 初高海道士潘誕自言三
 百歲為帝合鍊金丹帝為之作高陽觀華屋數百間以
 童童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
 人所費巨萬不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數輩高天
 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

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我應生梵摩天云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鏐方長岑浪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合資渾彌臨屯候城提突蹋頓肅慎碣石東曉帶方襄平等道駱驛引途揔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玄社於南察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青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一次叙儀慶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巨

九且十里御營內合十一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旦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甲辰內史令元壽薨二月壬戌觀德王雄堯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舉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立以時諭遣今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綠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兵曹郎斛斯政椿之孫也以器幹明悟爲帝所寵任使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不從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速降上帥親勞萬乘但美秋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空遠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勸諸軍呈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候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足脫遇秋霖深爲難阻兵糧既竭殲敵在前竊出後邊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且能然艾炙額瓜帶歎鼻治黃不差而即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爲死日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東岸

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文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議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夏五月壬午納言楊達薨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闕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灑六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空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悟既而城又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

爲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公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浪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濬高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遠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濬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翊衛大將軍荆元桓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裨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遼城道檢校右御衛處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瀟河環遼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井衣食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乞文德詣其營詔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

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給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綠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二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盜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君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詭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曰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殺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內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

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發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羅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救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賴使民部尚書盧江樞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都冬十月甲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爲華容公主嫁高昌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子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衛文昇爲金紫光祿大夫請將皆委罪於子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是歲大旱疫山東尤甚張衡既放廢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帝還自遼東衡妾告衡怨望誇訕朝政詔賜盡于家衡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等事而望文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 起昭陽 訖盡納 勅編集

煬皇帝中

大業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

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 靈武賊帥白瑜安劫掠

牧馬北連突厥龍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 戊戌赦天

下 己亥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

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宐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

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

望克果况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

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奈何

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 三月丙子濟陰孟海

公起為盜保據周橋聚至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

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 戊寅帝幸遼東命民部

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 時所在盜起齊

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預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

間格謙勃海孫宣雅各聚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

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

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闐鄉張須陁得士眾心勇決

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薄恃其驍勝不設備須

陁掩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將北度河須陁追擊於臨邑

又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丘須陁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眾大敗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

至城下大掠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賊競赴之圍

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

督眾擊之長才等敗走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

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吾今

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

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

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

一人首擲空中以稍盛之揭以略陳賊徒愕胎莫敢近

須陁因引兵奮擊賊眾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剽其

鼻懷之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陁數賞引置左右每戰須

陁先登士信為副帝遣使慰諭并書須陁士信戰陳之

狀而觀之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

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

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

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空

從事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

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王客死者甚眾衝梯竿長十五

丈驍果吳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

數人高麗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緇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相置左右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負名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等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弑人事專務讀書骨乘黃牛讀漢書揚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一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汝機兩陳之間嗚嗚咄嗚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夫下賢後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邪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疾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芳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及郡賁洽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

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二人皆二還萬石至高陽為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入索勇夫取帆布為卒申署官屬皆隸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樟為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下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請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及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為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陽宣城高橋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樟自玄感所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至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

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大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脩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邛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黃治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奔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

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玄感也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泚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為書遺搆子蓋數告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具承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訥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暎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欄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訥將三千人圍梁陽顧覺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為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

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發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
遂鼓行出峭澗直趨東都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
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又不拔帝遣造布囊自餘萬口
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
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
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
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毋爲患威曰夫識
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驕蹙必無所慮但恐因
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
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
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內
不自安戊辰王奔高麗庚午夜三更帝密召諸將使引
軍遠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
弃之而去衆心怙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敵高麗即時覺
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自午時方漸出外四
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
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
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
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大史令庾
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
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
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玄感其有

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
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
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
屈突通乘傳發兵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
東都召諸將議救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空擅還固
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
亦矚耳八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
議者軍濼從事即日廻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
至涿郡已救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
公旋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
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劾從來護
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
奔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一萬度灤水與玄感戰玄感屢
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
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
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邳山之陽與玄感決戰
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秋七
月癸未餘抗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元進手長尺餘
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
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
高麗者猶太半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
矣由是多二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下命者雲集

旬月間衆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多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晝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爾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玄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李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蹶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疆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適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岳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求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疆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衆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

已被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蹙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爲然弘農太守蔡生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告之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岳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槃亘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戎獨與弟積善徒步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齧而焚之玄感弟玄粲爲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爲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爲吏所獲傳首東都帝以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留守弘化郡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爲留守關右

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渴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癸卯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衆寇掠江左燮本選俗道人涉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爲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生起兵民若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隱居常執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時帝在承郡命虎牙郎將趙六兒將兵萬人屯楊子分爲五營以備南賊崇遣其將陸顛度江夜襲六兒破其兩營收其器械軍資而去衆益盛至十萬辛酉司農卿雲陽趙元叔坐楊玄感黨伏誅帝使大理卿鄭善果御史大夫裴蘊刑部侍郎骨儀留守樊子蓋推玄感黨與儀本天竺胡人也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旨由是峻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籍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十餘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南玄感所善文士會稽虞綽琅邪王胄俱坐徙邊綽胄亡命捕得誅之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

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天子矣帝從容謂秘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之弟也帝使裴矩安集隴右因之會靈存問曷薩那可汗部落遣關達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還而奏狀帝太賞之九月己卯東海民彭孝才起爲盜有衆數萬甲牛車駕至上谷以供費不給免太守虞荷等官閏月己巳幸博陵冬十月丁丑賊帥呂明星圍東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破之劉元進帥其衆將度江會楊玄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進推以爲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爲尚書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嘉祥多執長吏以應之帝遣左屯衛大將軍代人吐萬緒光祿大夫下邳魚俱羅將兵討之十一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孝慈敗死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

諷譚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過二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宇文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同疾若不為重法無以肅將來帝曰聽公所為十二月甲申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積善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與得免死帝曰然則梟類耳因更其姓曰梟氏 唐縣人宋子賢善幻術能變佛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因無遮大會舉兵襲乘輿事泄伏誅并誅黨與千餘家扶風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三輔人翕然奉之因舉兵反聚至數萬丁亥海明自稱皇帝改元白鳥詔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帝召衛文昇樊子蓋詣行在慰勞之賞賜極厚遣還所任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崇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

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有司希旨奏緒怯懦俱羅敗衄俱羅坐斬徵緒詣行在緒憂憤道卒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頓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衆或降或散世充先降者於通玄寺瑞像前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為盜聞之旬日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益加寵任 是歲詔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羣盜所在皆滿郡縣官因之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 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柘為刎頸交俱亡命為群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為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為盜伏威使公柘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擒若合而為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為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空來聽命不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即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顯討之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顯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顯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輕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柘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丁酉扶風賊帥唐弼立李弘芝為天子有眾十萬自稱唐王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二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禱祭黃帝斬叛軍者以贖鼓二者亦不止 夏四月榆林太守成紀董純與彭城賊帥張大虎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甲午車駕至北平 五月庚申延安賊帥劉迦論自稱皇王建元大世有眾十萬與稽胡相表裏為寇詔以左驍衛大將軍屈突通為關內討捕大使發兵擊之戰於上郡斬迦論并將卒萬餘級虜男女數萬口而還 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因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眾曰大軍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眾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各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吏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關外事當專決豈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奏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

駕後第八隊得飛黃上廐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已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外如楊積善之濫仍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使者或噉之至飽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乙巳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乙卯離石胡劉苗王反自稱天子眾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克 汲郡賊帥王德仁擁眾數萬保林慮山為盜 帝將如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空鎮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妄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壬申帝如東都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東海賊帥彭孝才轉掠沂水彭城留守董純討擒之純戰雖屢捷而盜賊日滋或譖純怯懦帝怒鎖純詣東都誅之 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眾十餘萬據都梁官阻淮為固江都丞王世充將兵拒之為五柵以塞險要羸形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小吏安能將兵吾今生縛取鼓行入江都耳時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眾漸餒乃少留兵圍五

冊分人於南方抄掠世充伺其懈縱兵出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 齊郡賊帥左孝友眾十萬屯躡狗山郡丞張頌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頌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眾十餘萬軍視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眾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眾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道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眾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得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

十一年春正月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摠管置王府學士至百八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復重撰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官省官府其正御書皆裝剪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

間窻戶牀褥厨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大興申明公李穆薨孫筠襲爵叔父渾忿其各裔使兄子善衡賊殺之而證其從父弟瞿曇使之憤死渾謂其妻兄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紹封當歲奉國賦之半述為之言於太子奏高祖以渾為穆嗣二歲之後不復以國賦與述述大恨之帝即位渾累官至右驍衛大將軍改封郟公帝以其門族彊盛忌之會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海內凡李姓者渾從子將作監敏小名洪兒帝疑其名應識常面告之異其引決敏大懼數與渾及善衡屏人私語述譖之於帝仍遣虎賁郎將河東裴仁基表告渾反帝收渾等家遣尚書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反狀以實奏聞帝更遣述窮治之述誘敏敏妻宇文氏為表詎告渾謀因度遼隨其家子弟為將領者共襲取御營立敏為天子述持入奏之帝泣曰吾宗社幾傾賴公獲全耳三月丁酉殺渾敏善衡及

宗族三十二人自三從以上皆徙邊徼後數月敏妻亦
鳩死有一孔雀自西苑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
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
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真會肇見嘉祥擢
拜朝散大夫賜物百段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
鸞殿 己酉帝行幸太原夏四月辛卯陽宮避暑宮城
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為營而居之 以衛
尉少卿李淵為山西河東撫尉大使承制黜陟選捕郡
縣文武官仍發河東兵討捕羣盜淵行至龍門擊賊帥
毋端兒破之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
始畢可汗部眾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
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
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為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為玄市
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
降我已相為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
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于車
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岷縣突厥圍鴈門
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為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
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
門岿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景
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
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

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樊子蓋曰陛
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
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猶士卒論以不復征
遼厚為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
為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
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
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
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為戰矣
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為賞格下詔停遼東
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弩力擊賊苟能保全
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
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
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
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
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壺突與說定與多齋旗鼓
為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
故也空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
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眾我寡若悉軍來戰
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問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
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
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
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丁未車駕還至太原蘇威言於帝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空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帝從之冬十月壬戌帝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曷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蘇威追論勳格太重玄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為不玄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為正六品次奮武宣惠綬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皆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陳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會仍議伐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初蕭瑀以外戚有才行嘗事帝於東宮累遷至內史侍郎委以機務瑀性剛鯁數言事忤旨帝漸疎之及鴈門圍解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為少時未散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候衛將軍楊子崇從帝在汾陽官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及解圍帝怒之曰子崇怯懦驚動眾心不可居爪牙之官出為離石郡守子崇高祖之族弟也 楊玄感之亂龍舟水毀皆為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 壬申盧明月帥眾十萬

寇陳汝 東海李子通有勇力先依長白山賊帥左才相羣盜皆殘忍而子通獨寬仁由是人多歸之未半歲有眾萬人才相忌之子通引去度淮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中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關稜為之冠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整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子通帥其餘眾奔海陵復收兵得二萬人自稱將軍 城父朱粲始為縣佐史從軍遂亡命聚眾為盜謂之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兵轉掠荆沔及山南郡縣所過噍類無遺十二月庚寅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子蓋不分臧否自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賊有降者皆阮之百姓怨憤益相聚為盜詔以李淵代之有降者淵引置左右由是賊眾多降前後數萬人餘黨散入它郡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黃帝... 侯... 隋紀七... 煬皇帝下

煬皇帝下

大業十二年春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大抵效東都西苑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亂不果成 三月上巳帝與羣臣飲於西苑水上命學士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朝散大夫黃衮以木為之閒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鍾磬箏瑟能成音曲 己丑張金稱陷平恩一朝殺男女萬餘口又陷武安鉅鹿清河諸縣金稱比諸賊尤殘暴所過民無孑遺 夏四月丁巳大業殺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閒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恒驚悸云有賊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癸亥歷山飛別將甄翟兒眾十萬寇太原將軍潘長文敗死 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壬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前問之

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翦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效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為民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推謝而已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秋七月壬戌齊景公嬖子蓋卒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酒泉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無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甲子帝幸江都命越王侗與光祿大夫

段達太府卿元文都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
 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等摠留後事津孝寬之子也帝
 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
 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
 然後斬之 戊辰馮翊孫華舉兵為盜虞母基以盜賊
 充斥請發丘洛口倉帝曰卿是書生定猶忻怯戊辰
 車駕至鞏赦有司移箕山公路二府於倉內仍令築城
 以備不虞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帝
 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數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
 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是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
 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眾各數萬帝遣光祿大夫陳
 稜將宿衛精兵六千討之往往克捷 八月乙巳賊帥
 趙萬海眾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冬十月己丑許恭
 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化及事帝於東
 宮帝寵昵之及即位以為太僕少卿帝幸榆林化及智
 及冒禁與突厥文帝將斬之已解衣謝髮既而釋
 之賜述為奴智及弟士及以尚主之故常輕智及唯化
 及與之親昵述卒帝復以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
 將依少監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
 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之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
 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
 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遊俠

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懷義告其事帝令
 懷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
 秀才宅適值密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程
 讓為東都總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
 潛謂讓曰程灑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
 讓驚喜叩頭曰讓固牢之豕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
 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黃曹
 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
 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
 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尾闕為羣盜同
 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
 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
 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梁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
 商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眾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
 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
 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眾為盜李
 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
 信父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
 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
 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程讓最
 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
 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

為帝王今主昏於下民怒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奔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帝卷三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益且夕偷生草間君之言旨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慶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遠日將轉於溝壑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揚玄威之謀破姓名云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汜偏入諸賊說其豪傑遂自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讓之未發會讓召雄生言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古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程程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庫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

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寡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驕勝既驕且恨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陣以待密保為公救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閒須陁素輕讓方陣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鷹揚郡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眾五千餘人奔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眾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其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公負糧相足意欲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別矣讓帥船重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說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引兵從密鄆陽賊帥操師乞自稱元興王建元始與攻臨豫章郡以其鄉人林士弘為大將軍詔治書侍御史劉子

翊將兵討之師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統其眾與子翊戰於彭蠡湖子翊敗死士弘兵大振至十餘萬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蒙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皆為所有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虎賁郎將王威虎牙郎將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纒數千賊圍淵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帝疎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唯虎賁中郎將蒲城王辯清河郡丞華陰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進抵臨清之西據水齊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日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言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日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

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為清河通守丞郡通守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為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詎為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為前驅擊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眾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云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既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為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勝兵至十餘萬人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賊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

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又在閩外此最非空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章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戮殺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要實懸殊往早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訐名臣功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為大理司直帝至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羸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丞守麻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蕒為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吏皆畏遷襲救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閒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河閒賊帥格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鮪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勃海高開道收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初帝謀伐高麗器械資儲皆積於涿郡涿郡

人物殷阜屯兵數萬又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留守官虎賁郎將趙什住等不能拒唯虎賁郎將雲陽羅藝獨出戰前後破賊其眾威名日重什住等陰忌之藝將作亂先宣言以激其眾曰吾輩討賊數有功城中倉庫山積制在留守之官而莫肯散施以濟貧乏將何以勸將士眾皆憤然軍還郡丞出城候藝藝因執之陳兵而入什住等懼皆來聽命乃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悅殺不同己者勃海太守唐祥等數人威振燕地柳城懷遠並歸之藝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為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暹為總管藝首稱幽州總管 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獲突厥頗憚之

恭皇帝上

義寧元年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柝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閒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

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披擧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丙辰竇建德為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百官改元丁丑 辛巳魯郡賊帥徐圓明攻陷東平分兵略地自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餘人 盧明月轉掠河南至于淮北衆號四十萬自稱無上王帝命江都通守王世充討之世充與戰於南陽大破之斬明月餘衆皆散 二月壬午朔方馮揚郡將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自稱大丞相比連突厥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為馮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令帥親兵屯閭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刑君閉倉不賑邨豈為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

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讓曰先則制於已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之遠近馳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術矣然後徵召四方引擊家乘募義士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云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悉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相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璵之子也博學強記文辭瞻敏著名海內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彥自負其才恒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賁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脩整衣服鮮華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

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驢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上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度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為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為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為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勳為右武侯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為元帥左長史東郡郡元貞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勳為右司馬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太子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諸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黑社白社齊比張善特上洛周北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眾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

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鴈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縣戰鎮王與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鴈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官獲隋宮人以賂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為定揚可汗遺以狼頭纛武周即皇帝位立妻沮氏為皇后改元天興以衛士楊伏念為尚書左僕射妹婿同縣死君璋為內史令武周引兵圍鴈門陳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敗之既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且暮向詔敗庫府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梁師都略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遂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永隆始單遣以狼頭纛號為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 左朔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自稱末禁王改元丑平尊其父為太公以其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為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為定揚天子梁師都為解華天子子和為平揚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為屋利設 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資鉅萬交結豪傑據於西邊為金城府校

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救環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環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改元泰興以仁果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眾歸之以為義興公將軍皇甫縮將兵一萬屯抱罕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遂克抱罕岷山羌酋鍾利俗擁眾二萬歸之舉兵天振更以仁果為齊王領東道行軍元帥仁越為晉王兼河州刺史羅睺為興王以副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燒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二萬李密以孟讓為總管齊郡公己丑夜讓帥步騎二千人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翼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頰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頰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嗚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閔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閔甫曰蕭君如柄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閔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閔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軍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

蕭懷靜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靜帥其眾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為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儼金皆用為驍騎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驍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眾歸密密署為總管唐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眾也回洛倉東都兵尚二千餘萬人乘城擊拆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西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陔舉郡降密己亥密帥眾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了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虜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若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大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款鳴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去帝乃勃然怒

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僱運善達遂為暴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之勳官責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諸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梁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驍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弘基皆避遼東之役三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瑋之孫也亦二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卧內琮意乃安晉陽宮監猗氏裴寂晉陽令武功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數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難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器達類漢高神武同親相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遂與李密連唇擊秦大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

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擊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秘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其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國祚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

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三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空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蒙桀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東滅乎淵然之密部勸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竦端為副端詳之孫也善占候及相人謂淵曰今玉林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分非公而誰乎上猜刃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之次矣淵心然之及留守晉陽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說淵曰公姓在圖錄名應歌誦握五郡之兵當四戰之地舉事則帝業可成端居則三不旋踵唯公圖之行軍司錯文水武士護前太子左勳衛唐靈憲弟儉皆勳淵舉兵儉

說淵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蒙桀以取天下此湯武之舉也淵曰湯武非所敢擬在私則圖存在公則拯亂鄉姑自重吾將思之憲豈之孫也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静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為官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静詐為救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牟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情凶思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静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背征三侍所犯當死安得將兵欲收檢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

止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之狀士護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亦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日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胙城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伏淵自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引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衢路文靜因與劉弘其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擊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 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龐王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此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程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

尚存從兵猶眾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變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龐玉等夜出兵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大半密乃奔回洛每洛口龐玉霍世舉軍于偃師柴孝和之眾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範皆死密以鄭頊為左司馬榮陽鄭乾象為右司馬 李建成本元吉奔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智雲送長安殺之建成元吉遇柴紹於道與之偕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四

隋紀八大月不赫一年恭皇帝下

恭皇帝下

義寧元年六月己卯李建成等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戎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安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核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申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太原温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軍事之成敗當以此行之時軍士新集感天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

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已丑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馬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尉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突已建大將軍府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温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為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為太原張道源為戶曹晉陽長上邽姜暮為司功參軍谷長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寶琮及鷹揚郎將高平王長諧天水姜寶該陽屯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二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道源名河開山名嶠皆以字行開山不害之孫也李密復帥眾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其柱國康鞘利等送馬千匹

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欲丁酉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燕贈道康鞘利等其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恐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取者示負且不以為急故也當為汝費之不足為汝費乙已靈壽賊帥郝士陵帥眾數千降於淵淵以為鎮東將軍燕郡公仍置鎮東府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已已康鞘利北還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留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黃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充之子也 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並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眾以從甲寅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丙辰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贈窮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口詢功能手法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稍遣虎牙郎

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兩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驍兵還大原東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內賈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糧欲為盟主已已使祖君彦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勅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於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疑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鶻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第攀鱗附翼唯弟早齊圖錄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明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

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
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
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
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
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
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天叔被
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
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
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
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
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
成亦以為然淵不聽從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
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
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
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
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
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為世民乃與建
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丙子太原運糧亦至 武威鷹揚
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
曹珍關謹梁頊李寶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
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為人所虜邪
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眾皆以

為然欲推一人為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又聞圖鐵
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為
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桀共起兵執虎
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
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益蓋殺隋官分其家貲軌曰
諸人既逼以為主當稟其號今與義兵以救生民乃
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於是統師為太僕卿
士政為太府卿西突厥闕達度設據會寧川自稱闕可
汗請降於軌 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妻鞠氏為皇后子
仁果為皇太子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
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
嘗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於火上稍割以噉軍士及
克天水悉召富人倒懸之以醋灌鼻責其金寶舉每戒
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
舉遣晉王仁越將兵趨劔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却
之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
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
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阮之軌曰天若存我當擒其主
此屬然為我有若其無成留此何益乃縱之未幾攻張
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 煬帝
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
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

隨便誅翦卅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
懼悉拔諸城南道聲言入巨子斷卅雄以爲畏已不
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卅雄營百四十里建德
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
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
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
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卅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
卅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歎恙發病卒建
德遂圍河間八月己卯兩齋庚辰李淵命軍中曝鎧
仗行裝辛巳旦東南由山足細道趨霍邑淵恐宋老生
不出李建威李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
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
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
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
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
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
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
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
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臨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
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
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
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匭劉弘基就

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
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
差宜並從本動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
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
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
也奈何効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
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
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
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
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
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
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求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
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
府察非掾河東縣石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
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
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郃陽蕭造文吏必望
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
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大
夫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彊丙申淵至汾陰以書招之
已亥淵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
軍壬寅孫華自郃陽輕騎度河見淵淵握手與坐慰疑

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太柰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澄泉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環爲招慰大使環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 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逃亡帝患之以問裴矩對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以此納室帝從之九月悉召江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悉將士所取或先與姦者聽自首即以配之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寶藏長弘農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邊吏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

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脩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弃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出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汜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武永安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寶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爲揚州總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入散師老賦戰難可成功勣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乙卯張綸徇龍泉文成等郡皆下之獲文成太守鄭元璿元璿譯之子也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太柰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脫走入城仍自絕河梁丙辰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造脩之子也戊午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

城自守將佐復推淵領太尉增置官屬淵從之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岷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勇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渾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豐倉降乃應接河西諸軍孝常圓通之子也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王岷充韋霽王辯及河內隰王孟善諛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已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岷充等合十餘萬聚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岷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爲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闕乃與女戚舉兵偶脫罔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未

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說防人帝務本使二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丘爲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崔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自三月至于五月城遂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季珣祥之子也庚申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合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卬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懸撫使賈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岷民帥劉弘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軌琮之兄也冠氏長子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岷民婦兄長孫无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稱以字行志寧宣敏之兄子師古之推之孫也皆以文學知名无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以志寧爲記室師古爲朝散大夫无忌爲渭北行軍典籤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

過將軍劉綱戍潼關也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從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為盜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為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踰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藥城長令狐德棻為記室德棻之子也李氏又使馬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立師利等皆帥衆從之仲文密之從父師利和之子也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為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娶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為光祿大夫子道彥為朝請大夫綸為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管使各居其所受敦煌公岷民節度刑部尚書領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左副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

乘城拒守已已淵如蒲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倉勞軍開倉賑饑民卒未還長春宮主申進屯馮翊岷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岷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萬餘會岷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數萬圍扶風太守寶璉數月不下賊軍食盡立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於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為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即帥其衆與師利共謁岷民於渭北岷民以為光祿大夫璉宗之從子也隰城尉房玄齡謁岷民於軍門岷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引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鐵弘基逆擊破之岷民引兵趣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皆帥衆從之頓于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岷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樂宮岷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登毋得入村

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 巴陵校尉鄱陽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徽萬瓚徐德基郭華沔陽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統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統統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統巖之孫也會賴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統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即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統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若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返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扶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曰統統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統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統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悻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統又從之景珍取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

丙申統築壇燔燎自稱梁王改元鳴鳳 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與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母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建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謂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思廉祭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倉禁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鬼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歎懼請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

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勸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家宰摠統眾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為奈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摠管崔世樞自鄆陵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樞營求未辦遽欲加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置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頌共說密曰讓貪虐不仁有無君之心安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速頌曰毒蛇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侍房彥藻鄭頌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久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弘摩侯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頸王伯當遙訶止

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今除暴亂司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傳創讓麾下欲散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歷加撫諭令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眾中外遂定讓殘忍虐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翼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不可測也 壬戌李淵備灑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遙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曰於虔化門視事乙丑榆林靈武平原安定諸郡皆遣使請命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前考功郎中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威熾之子也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六街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百十萬匹淵從之

己巳李建成爲唐世子李世民爲京兆尹秦公李元吉爲齊公河南諸郡蓋附李密唯滎陽太守鄧王慶梁郡太守楊汪尚爲隋守密以善招慶爲陳利害且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芝焚蕙數事不同此初慶祖父元孫早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從周又帝起兵關中元孫在鄴恐爲高氏所誅冒姓郭氏故密云然慶得書惶恐即以郡降密復姓郭氏十二月癸未追謚唐王淵大父襄公爲景王考仁公爲元王夫人竇氏爲穆妃薛舉遣其子仁果寇扶風唐弼據汧源拒之舉遣使招弼弼乃殺李弘弘之請降於舉仁果乘其無備襲破之悉并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詣扶風請降扶風太守竇雄殺之舉勢益張衆號三十萬謀取長安聞丞相淵已定長安遂圍扶風淵使李世民將兵擊之又使姜暮竇軌俱出散關安撫隴右左光祿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府戶曹張道源招慰山東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癸巳世民擊薛仁果於扶風大破之追奔至隴坻而還薛舉大懼問其羣臣曰自古天子有降事乎黃門侍郎錢唐褚亮曰趙陀歸漢劉禪任晉近世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爲福自古有之衛尉卿郝瑗趨進曰陛下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高祖屢經奔敗蜀先主啜亡妻子卒成大業陛下奈何以一戰不利遽爲亡國之計乎舉亦悔之曰聊以此試君等耳乃厚賞

環引爲謀主乙未平涼留守張隆丁酉河池太守蕭瑀及扶風漢陽郡相繼來降以竇雄爲工部尚書燕國公蕭瑀爲禮部尚書宋國公姜暮竇軌進至長道爲薛舉所敗引還淵使通議大夫醴泉劉世讓安集唐病餘黨翼相逼戰敗爲舉所虜李孝恭擊破朱粲請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彖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左光祿大夫段志玄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盛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饑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齊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獻敘不

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寶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卅子建成爲左元帥秦公世民爲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之食大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品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己卯唐王遣太常卿鄭元璿將兵出商洛徇南陽左領軍府司馬安陸馬元規徇安陸及荆襄 李密遣房彥藻鄭頌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爲上柱國宋州檢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雅立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寶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山四出抄掠爲數州之患 三月己酉以齊公元吉爲鎮北將軍太原道行軍元帥都督十五郡諸軍事聽以便宜從事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寶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及汲顏景唯恐不足帝自曉占

候下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僕然僕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石且其樂飲耳因引蒲沈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顱誰當斫之石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帝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保據江東命羣臣廷議之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皆以爲善右僕衛大將軍李才極陳不可請車駕還長安與世基忿爭而出門下錄事衛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濕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恐亦將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於是公卿皆阿意言江東之民望幸已久陛下過江撫而臨之此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楊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遂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而亡者猶不止帝患之虎賁郎將扶風司馬德戡素有寵於帝帝使領驍果屯於東城德戡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謀曰今驍果人人欲亡我欲言之恐先事受誅不言於後事發亦不免族滅奈何又聞關內淪沒李孝常以華陰叛上囚其二弟欲殺之我輩家屬皆在西能無此慮乎二人皆懼曰然計將安出德戡曰驍果若亡不若與之俱去二人皆曰善因轉相招引內史舍人元敏虎牙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

奉義醫正張愷動待楊士瞻等皆與之同謀日夜相結約於廣座明論叛計無所畏避有宮人白蕭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宜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有自是無復言者趙行樞與將作少監宇文智及素厚楊士瞻智及之甥也二人以謀告智及智及大喜德戡等期以三月望日結黨西遁智及曰主上雖無道威令尚行卿等士夫正知實賢取死耳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薛世良請以智及兄右屯衛將軍許公化及為主結約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驚怯聞之變色流汗既而從之德戡使許弘仁張愷入備身府告所讖者帝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醜毒酒欲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驍果皆懼轉相告語反謀益急乙卯德戡悉召驍果軍吏諭以所為皆曰唯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哺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力是夕元禮裴虔通直閣下專主殿內唐奉義主閉城門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錢至三更德戡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外譴置問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時內外隔絕帝以為然智及與孟秉於城外集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布兵分守衛巷燕王從覺者變夜穿芳

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臣梓中風命懸俄頃請得面辭裴虔通等不以聞執囚之內辰天未明德戡授虔通兵以代諸門衛士虔通自門將數百騎至成象殿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驢殿內宿衛者令出皆投仗而走右屯衛將軍獨孤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毋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拒戰為亂兵所殺盛指之弟也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武門叩閣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賊執開遠義而釋之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特遇優厚至以宮人賜之司宮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之使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猝之際無一人在若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與元禮進兵排左閣魏氏啓之遂入承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窺扉謂行達曰汝欲殺我邪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耳因扶帝下閣虔通奉帝為晉王時親信左右也帝見之謂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對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欲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朕方欲歸正為上江米船未至今與汝歸耳虔通因勸兵守之至旦孟秉以

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俛首
據鞍稱罪過化及至城門德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
相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
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鞍勒弊重易新者乃乘之虔
通執轡挾刀出宮門賊徒喜譟動化及揚言曰何用
持此物出亟還與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
梟首矣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德載等拔白刃侍立
帝歎曰我何罪至此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
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
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
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
事孰為首邪德載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
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緘然而退
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帝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
濺御服賊欲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
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狐行達頓帝令坐帝自解
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於難常以雙貯毒
藥自隨謂所幸諸姬曰若賊至汝曹當先飲之然後我
飲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蕭右與宮人撤
漆牀板為小棺與趙王杲同殯於西院流珠堂帝每巡
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囚於驍果營化及弑帝欲奉秀立
之眾議不可乃殺秀及其七男又殺齊王暕及其二子

并燕王倓隋氏宗室外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
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齊王暕素失愛於帝恒相猜忌
帝聞亂顧蕭右曰得非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誅暕暕
謂帝使收之曰詔使且饒兒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中
斬之暕竟不知殺者為誰父子至死不相明又殺內史
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左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秘
書監表充右翊衛將軍宇文協千牛宇文勳梁公蕭銜
等及其子鉅琮之弟子也難將作江陽長張惠紹馳告
裴蘊與惠紹謀矯詔發郭下兵收化及等扣門援帝議
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須臾難
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虞世基宗人役謂世基
子符璽郎駝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同死何益燕
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決矣世基弟世
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黃門侍郎裴矩知
必將有亂雖劓殺皆厚遇之又建策為驛果妻婦及亂
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既而化及至矩迎拜馬首故
得免化及以蘇威不預朝政亦免之威名位素重往參
化及化及集眾而見之曲加殊禮百官悉詣朝堂賀給
事郎許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
將軍攝政聞朝文武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
叔而低回若此善心怒不肯行弘仁反走上馬泣而去
化及遣人就家擒至朝堂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踏而出

化及怒曰此人大負氣復命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能死國難吾有子矣因卧不食十餘日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璠為上洛令帥吏民拒守部下殺之以降宇文化及之亂仲璠弟璠為千牛左右化及殺之兄弟三人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化及自稱大丞相摠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別宮令發詔書赦書而已仍以兵監守之化及以弟智及為左僕射士及為內史令裴矩為右僕射 乙卯徙秦公世民為趙公 戊辰隋恭帝詔以十郡益唐國仍以唐王為相國摠百揆唐國置丞相以下官又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節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宇文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綜領留事主申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舊式為御營營前列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仗衛部伍皆擬東園奪江都人舟楫取彭城水路西歸以折衝郎將沈光驍勇使將給使營於禁內行至顯

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虎牙郎錢傑與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受其驕帥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乃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期以晨起將發時龔化及語洩化及夜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使討之光聞營內諠知事覺即龔化及營空無所獲值內史侍郎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引兵入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闕死一無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武康沈法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千家法興為吳興太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以討化及為名比至烏程得精卒六萬遂攻餘杭毗陵丹楊皆下之據江表十餘郡自稱江南道大摠管永制置百官 陳國公竇抗唐王之妃兄也煬帝使行長城於靈武聞唐王定關中癸酉帥靈武鹽川等數郡來降 夏四月稽胡寇富平將軍王師仁擊破之又五萬餘人寇宜春相國府諮議參軍竇軌將兵討之戰於黃欽山稽胡乘高縱火官軍小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校代之勒兵復戰軌自將數百騎居軍後令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將士爭先赴敵稽胡射之不能止遂大破之虜男女二萬口 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

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將兵鎮宜陽呂紹宗任環將兵鎮新安而還 初五原通守懔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為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計之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為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即以長遜為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為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 戊戌世子建成等還長安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即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養一如煬帝每於帳中南面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方取啓狀與唐季義牛方裕薛世良張愔等參決之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十餘人守之遣令史取其書報百官不復朝參至彭城

水路不通復奪民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劇軍士始怨司馬德戡竊謂趙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耳發之何難初化及既得政賜司馬德戡爵溫國公加光祿大夫以其專統驍果心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柄德戡由是憤怨所獲賞賜皆以賂智及智及為之言乃使之將後軍萬餘人以從於是德戡行樞與諸將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為主遣人詣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待海公報許弘仁張愔知之以告化及化及遣宇文士及陽為遊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迎謁因執之化及讓之曰與公戮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方願共守富貴公又何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淫虐推立足下而又其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愞殺之并殺其支黨十餘人孟海公畏化及之彊帥衆具牛酒迎之李密據鞏洛城降之辛丑李密將井陘王君廓帥衆來降君廓本奉盜有衆數千人與賊帥韋寶鄒豹合軍虞鄉唐王與李密俱遣使招之寶豹欲從唐王君廓偽與之同乘其無備襲擊破之奪其輜重奔李密密不禮之復來降拜上

柱國假河內太守 蕭統即皇帝位置百官準梁室故事謚其從父琮為孝靖皇帝祖巖為河間忠烈王父瑳為文憲王封董景珍等功臣七人皆為王遣宋王楊道生擊南郡下之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吳文本為中書侍郎使典文翰委以機密又使魯王張繡領南隋將張鎮周王仁壽等拒之既而煬帝遇弒皆降於統欽州刺史審長真亦以鬱林始安之地附於統漢陽太守馮盎以蒼梧高涼珠崖番禺之地附於林士弘統士弘各遣人招交趾太守丘和和不從統遣審長真帥嶺南兵自海道攻和和欲出迎之司法書佐高士廉說和曰長真兵數雖多懸軍遠至不能持久城中勝負足以當之柰何望風受制於人和從之以士廉為軍司馬將水陸諸軍逆擊破之長真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既而有驍果自江都至得煬帝凶問亦以郡附於統士廉勸之子也始安郡丞李龔志遷哲之孫也隋末散家財募士得三千人以保郡城蕭統林士弘曹武徹迭來攻之皆不克間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說龔志曰公中州貴族久臨鄙郡華夷悅服今隋室無主海內鼎沸以公威惠號令嶺表尉佗之業可坐致也龔志怒曰吾世繼忠貞今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憐何足慕也欲斬說者衆乃不敢言堅守二年外無聲援城陷為統所虜統以為工部尚書檢校桂州總管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

南盡交趾北距漢川統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煬帝凶問至長安唐王哭之慟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五月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於冠軍破之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麥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鄴郡太守戊午隋恭帝禪位於唐遜居代邸甲子唐王即皇帝位於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吳於南郊大赦改元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隋煬帝凶問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是日於朝堂宣言以時鍾金華公私皆即日大祥追謚大行曰明皇帝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曰成皇帝廟號世宗尊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宇文都為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公文以盧楚為內史今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壬申命裴寂劉文静等修定律令置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餘員

郡縣學亦各置主貢 六月甲戌朔以趙公世民爲尚書令黃臺公瓌爲刑部侍郎相國府長史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司馬劉文靜爲納言司錄饒爲內史令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掾殷開山爲吏部侍郎屬趙慈景爲兵部侍郎韋義節爲禮部侍郎主簿陳叔達傅陵崔民幹並爲黃門侍郎唐儉爲內史侍郎錄事參軍裴晞爲尚書右丞以隋民部尚書蕭瑀爲內史令禮部尚書竇璡爲戶部尚書蔣公孫突通爲兵部尚書長安令獨孤懷恩爲工部尚書瓌上之從子懷恩眞子也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爲比賞賜服玩不可勝紀命尚書奉御日以御膳賜寂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毀之者衆終不自理上嘗有敕而內史不時宣行上責其遲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其易在前其難在後臣在省日久備見其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是吾復何憂 初帝遣馬元規慰撫山南南陽郡丞河東呂子臧獨據郡不從元規遣使數輩諭之皆爲子臧所殺及煬帝遇弒子臧發喪成禮然後請降拜鄧州刺史封南郡公 廢大業律令頒新格

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責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昔王道有言若太陽俯同萬物使羣生何以仰照今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昔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子陵加足於帝腹今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敦何可忘也公勿以爲嫌 戊寅隋安陽令呂珉以相州來降以爲相州刺史 己卯附四親廟主追尊皇高祖瀛州府君曰宣簡公皇曾祖司空曰懿王皇祖景王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祖妣曰景烈皇后皇考元王曰元皇皇帝廟號世祖妣獨孤氏曰元貞皇后追諡紀寶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庚辰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趙公世民爲秦王齊公元吉爲齊王宗室黃公白駒爲平原王蜀公李基爲永安王柱國道玄爲淮陽王長平公叔良爲長平王鄭公神通爲永安王安吉公神通爲襄邑王柱國德良爲新興王上柱國博義爲隴西王上柱國奉慈爲勃海王李基叔良神符德良帝之從父弟博義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 遣太僕卿宇文明達招慰山東以求安王李基爲陝州總管時天下未定凡邊要之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乙酉奉隋帝爲歡國公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王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

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東都聞宇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元文都謂蓋某等曰今讎取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丙申隋信都郡丞東萊麴稜來降拜冀州刺史 丁酉萬年縣法曹武城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朞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鵝鸕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立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游獵為事者皆自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陰下詔褒稱權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辛丑內史令延安靖公竇威薨以將作大匠竇抗兼納言黃門侍郎陳叔達判納言 宇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

以王軌為刑部尚書使守之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度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掎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阜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弑逆欲規篡奪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特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愚如此忽欲圖為帝王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為地道出兵擊之化及大敗焚其攻具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譽等八人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如斛斯政之法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盛飾質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引見儉等以儉為司農卿師譽為尚書右丞使具導從列饒吹還館玉帛酒饌中使相望冊拜密大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為右武侯大將

軍仍下詔稱密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略二票魏公節度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於上東門置酒作樂自段達已下皆起舞舞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然猶外相彌縫陽為親善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貢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為滑州摠管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敬宗善心之子也房公蘇威在東郡隨眾降密密以其隋氏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踏稱不圖今日復觀聖明時人鄙之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比諸郡其特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黃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

人皆降於密文超子蓋之子也化及猶有眾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襄洛留徐世勣以備之乙巳宣州刺史周超擊朱粲敗之丁未梁師都寇靈州驃騎將軍蘭興聚擊破之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初闕可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為軌所敗竄於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表裏至是內附上厚加慰撫尋為李軌所滅薛舉進逼高墟遊兵至于岫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縣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且曜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墟西南恃眾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於淺水原八摠管皆敗士卒死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墟收唐兵死者為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乙卯榆林賊帥郭子和遣使來降以為靈州摠管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筆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賴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大懼與虞恭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

晉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子夜三鼓世充勒兵襲舍
 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
 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出遇世充下馬降之
 將軍費曜田開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
 玄武門以襲其後長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
 又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
 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弃母及妻子斫右掖
 門西奔長安盧楚匿於太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
 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
 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
 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黃
 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
 及矣皇泰主慟哭遣之出興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
 元諸子段達又以皇泰主命開門納世元世元悉遣人
 代宿衛者然後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
 曰擅相誅殺曾不聞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疆力
 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
 報文都等苟藏禍心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
 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臧違乃具陛下
 天地日月實所昭臨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淚俱
 發皇泰主以為誠引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
 太后世充被髮為拉髯稱不敢有貳心乃以世充為左僕

射摠督內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
 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愼之意世充自令嘉城移居
 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懌為內史令入居
 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乘以其黨主之勢
 震內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
 溫開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
 雜以錫鑲其細如線米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
 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
 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
 曰老夫既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嘗將軍之志欲為伊霍
 以繼絕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
 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奉朝命備位上
 公冀竭庸虛臣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
 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
 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
 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
 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
 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
 玄孫也 庚申詔隋氏離宮遊幸之所並廢之 戊辰
 遣黃臺公瓌安撫山南 己巳以隋右武衛將軍皇甫
 無逸為刑部尚書 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
 盜竇建德攻之歲餘不下閭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

超為左僕射殺辛為左丞徐令言為右丞劉子翼為選部侍郎李百藥為府掾百樂德林之子也 九月隋襲國通守陳君賓來降拜邢州刺史君賓伯山之子也

虞州刺史章義節攻隋河東通守堯君素又不下軍數不利壬子以工部尚書獨孤懷恩代之 初李密既殺

程讓頗自驕矜不恤士眾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

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憚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

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奔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輻踐群盜來就食者

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閔用曰此可謂足食矣

閔用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襍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文肩越如

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閔用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

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衣世充請

交易密難之長史郟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計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

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勸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

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

子出師擊密旗幟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

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

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

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闢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軍雄信皆曰計世充

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

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

徵言於長史鄭頰曰魏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息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之食志在死戰難與

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

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頰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微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邳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瀛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禦洞過知節迴身捩折其禦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驍將孫長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且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擊密密縱火焚其廬舍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頰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子玄應虔怒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頰翟君彥等數

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郟元真妻子鄭虔家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郟元真為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眾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勸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多密愛其才不忍也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勳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乎時王伯當奔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持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變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

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安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獲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朱粲亦遣使降隋皇太子以粲為楚王甲寅秦州總管竇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威鎮涇州仁果圍之城中糧盡威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熲人偽以城降叔良遣感帥眾赴之己未至城下叩門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自帥精兵為殿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敗感為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餓云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滕駝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叔良嬰城固守僅能自全感豐生之孫也 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薛仁果於宜祿川斬首千餘級 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璠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

祿特勒來 癸亥白馬道士傅仁均遣戊寅曆成奏上行之 薛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件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二千餘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辭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獲免 辛未追諡隋太上皇為煬帝 宇文化及至魏縣張愷等謀去之車將化及殺之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弒君之名天下所不容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實達德數相關聞言無長幼醜而腹飲以此為恠其眾多亡化及自知必敗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即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改元天壽署置百官 又十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座以寵之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擁眾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此遣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實融功亦不細豈不一台司見處乎己卯至長安有司供持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眾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祿卿上柱國賜將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

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庚辰詔右朔衛大將軍淮安王神通為山東道安撫大使山東諸軍並受節度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副 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馮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為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既而粲收集餘眾丘復大振自稱楚帝於冠軍攻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坐公死矣祭圍南陽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內外諸軍事仍使之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世充以裴仁基父子驍勇深禮之徐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倂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吾何敢不拜 李密總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育德諤之孫也其餘將佐劉德威賈閔甫高季輔等或以城邑或帥眾相繼來降初北海賊帥慕容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明經劉蘭成糾

合城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城中見兵繼之公順大敗棄營去郡城獲全於是郡官乃登陴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眾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眾不忍殺但奪其兵以授宋書佐蘭成恐然及禍三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謀欲奉以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蘭成簡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使多攻草分為百許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留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牧者而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遠既而城中知蘭成前者眾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軍摠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眾五萬來爭之公順眾少聞之大懼蘭成為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尚遠必不為備請將軍倍

道龍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為抄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眾驚擾入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停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眾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眾附之密敗亦來降 隋末羣盜起冠軍司令李龍譽說西京留守陰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募兵山南世師許之上克長安自漢中乃還為太府少卿乙未附襲擊於宗正襲擊襲志之弟也丙申朱紫冠浙州遣太常卿鄭元壽帥步騎一萬擊之 是月納言竇抗罷為左武侯大將軍 十一月乙巳涼王李軌即皇帝位改元安樂 戊申王軌以滑州來降 薛仁果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眾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燕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

盡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羅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引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實執叩馬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勇勿復言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已西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撫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程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感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為王

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寃竟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詔以真外散騎常侍姜暮言為秦州刺史暮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又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密書來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曰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程郭孝恪曰此民救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啓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嘆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以孝恪為朱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虜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癸丑獨孤懷恩攻堯君素於蒲反行軍總管趙慈景尚帝女桂陽公主為君素所擄梟首城外以示無降意癸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薛仁果於市上賜常達帛三百段贈劉感平原郡公諡忠壯撲殺許士政於殿庭以張貴尤淫暴要斬之上享勞將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

相頌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薛仁果君臣豈可不以為前鑑也已已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領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復殷開山爵位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遷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獪奸友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萬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關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之未下者密請與閔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閔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第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佗人所能間也密聞用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密副而遣之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乃去竇建德以為己瑞改元五鳳宗城人有得玄圭獻於建德者宋正本及景

城水會稽孔德紹皆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請改國號曰夏建德從之以正本為納言德紹為內史侍郎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掠冀定之間眾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偽與運和刀兒弛備建德龍臺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眾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婿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闕曰賊雖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白衣裹絰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建德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為內史令 十二月壬申詔以秦王世民為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其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 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文化及所來降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嘉善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俱不下時外國嚴急君素為木鐃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祿大夫龐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為陳利害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

國家未嘗不歎歎謂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末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君素性嚴明善御眾下莫敢叛父之倉粟盡入相食又獲外人微知江都傾覆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以降傳首長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它所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城拒守獨孤懷恩引兵圍之 丁丑隋襄平太守鄧曷以柳城北平二郡來降以曷為營州總管 辛巳太常卿鄭元璿擊朱粲於商州破之 初宇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者為煬帝發喪臨三日寶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刺賊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議者斬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來降癸未詔以藝為幽州總管薛萬均世雄之子也與弟萬徹俱以勇略為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為上柱國永安郡八萬徹為車騎將軍武安縣八寶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為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於城旁俟其半度擊之度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德竟

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保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
敗之凡相拒百餘日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藝得隋通
直謁者溫彥博以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之
詔以彥博爲幽州撫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侍郎兄
大雅時爲黃門侍郎與彥博對居近密時人祭之 以
西突厥曷婁那可汗爲歸義王曷婁那獻大珠上曰珠
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乙酉車駕
幸周氏陂過故墅丁亥還宮 初羌豪旁介地以所部
附薛舉及薛仁果敗介地來降留長安介地不樂帥其
衆數千叛入南山出漢川所過殺掠武候大將軍龐玉
擊之爲介地所敗行至始州掠女子王氏與俱醉卧野
外王氏拔其佩刀斬首送梁州其衆遂潰詔賜王氏號
崇義夫人 壬辰王世充帥衆三萬圍穀州刺史任瓌
拒却之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
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
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
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赦謂賈
閻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歸云有人確執
不許此譜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挑林縣收
其兵糧北走度河北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
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閻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
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

圖任瓌史萬寶據熊毅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
挑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
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
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
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
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
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
行閻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
內分崩人思自擅強者爲雄明公奔亡甫爾誰相聽受
且自程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
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平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
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
言不諱乎願明公執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
措身閻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
固請乃釋之閻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
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心公必不聽伯當
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
密給挑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
驍勇數十人着婦人衣戴簪雜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
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
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
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撫管盛

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以為餘不足慮遂擁眾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為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葬密于黎陽山南密素得士心哭者多歐血隋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守北平高開道圍之歲餘不能克遼西太守鄧暠將兵救之暠帥其眾趨于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為盜所殺開道遂取北平進陷漁陽郡有馬數千匹眾且萬自稱燕王改元始興都漁陽懷戎沙門高曇晟因縣令設齋士民大集曇晟與僧五千人擁齋眾而反殺縣令及鎮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為邪輪皇后改元法輪遣使招開道立為齊王開道帥眾五千人歸之居

數月獲殺曇晟悉并其眾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播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用劍鑿業奈何非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權授侍御史素五義深之曾孫也上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曩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妥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殺鑑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陳徽論曰受命之主發號施令為子孫法一不中理則為厲階今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苟授之而是則已授之而非胡不可追歟君人之道不得以業已授之為誠哉李軌吏部尚書梁碩有智略軌常倚之以為謀主碩見諸胡侵盛陰勸軌宜加防察由是與戶部尚書安脩仁有隙軌子仲瑛嘗詣碩碩不為禮乃與脩仁共譖碩於軌誣以謀反軌醜碩殺之有胡巫謂軌曰上帝當遣玉女自天而降軌信之發民築臺以俟玉女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以賑之不足發發倉粟召羣臣議之曹珍等皆曰國以民

爲本豈可愛倉粟而坐視其死乎謝統師等皆故隋官
心終不服密與羣胡爲黨排軌故人乃詆珍曰百姓餓
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
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
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六

